

中國新刑主

女英雄



中國新女性英雄

孔慶華

東北書店發行

中國新女性英雄

著作者 孔 厥 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分店

哈爾濱道臺地段街
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江
延吉北安白城子
通化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海 冊 定 價 三 五 〇 元

佳. 5000. 版初月二十年六卅國民

目錄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孔厥(一)
女英雄陳桂香	昌品(二二)
女勞動英雄張秋林	(三〇)
女工勞動英雄李鳳蓮	(三六)
家屬勞動英雄陳敏同志	(四七)
共產黨員之妻	吳丹夫(五八)
女縣長	繆輝(六六)
『傷兵母親』李桂英	宜琴記(七〇)
厲大娘	怡然(七九)
碑	胡正(八七)
馬老太太	(九四)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孔 厥

——記陝甘寧邊區女參議員折聚英同志

一 逃 荒

我去訪問折聚英啦，可想不到她有這樣的一段歷史！

她三歲上死了爹，就憑寡婦媽媽受苦過日子。媽能受苦嗎？媽只是一猴猴（瘦小）的女人，就和現在的折聚英相似，她，該沒有大的力氣；可是，她上有婆婆，下有兒女，幾張口兒逼得她幹，她幹了，她也真能幹！她搗地，她拾糞，她種莊稼，她每次山山裏回來，還攆好大幾十斤柴，她不但白天受苦，她還黑裏推磨。就這樣，她變牛，又變驢。就這樣，她家一面交納息，供養了財主，一面喝稀吃稠，也算養活了自己。真是，好容易咧，就這樣的，居然也熬過了六年。在這六年裏邊，上頭——她們的老家靖邊——地越發薄了，租越發重了，光景也就越發難過了，就是好日月，她們也得吃糠了；臨後，那兒還結結實實跌了一回年景，她們就連糠窩窩都吃不上了，一家人只好逃荒，尋吃，下南路來。只有奶奶（土音姐姐）還留在上頭，三大家；再有的人，就連早已分開住了的大哥，也帶着他新死了娘的小兒女，一起走。

那時候，小折聚英方九歲。計算起來，正當民國十七年。是冬裏，天，灰溜溜地；地，凍了；山

上，積着雪；河裏，結着冰；荒涼的世界呵！小折穿着露肉的褲子，露肉的衣，兩條小辮子沒勁兒的歪倒着，兩條小腿可更乏。天天，她得跟着媽和哥們趕路，不能停留。天天，媽和哥們肩兒背上都抗着細軟的家當破破爛爛的寶貝；還挑着籃筐，籃筐裏哭着，哭着大哥的小兒女。大人們，可就沒空措負小折呵，天天，她得跟大人們，趕路，趕路，一股勁兒的趕。天天，這逃荒的一羣，大家餓得眼發藍，大家凍得直抖擻！小折實在撐不住的時候！脰膝兒一軟就蹲下了；這樣，善良的媽媽就要兇狠的罵道：「這鬼仔子，再不快走，看咱不把你往崖下撩咧！」他一面這樣罵，一面擦眼淚。媽是這樣盤算：只有及早趕到延安府，才得有救。延安竟有這樣好嗎？是呀，延安有她扶育（土音烏衣）過的女子，嫁庄比較有錢的人家，到了那邊，靠山有柴燒呵；要是慢慢兒走呢，那末，一家人就得非餓死在路上不行啦！

二 換了兩斗粗谷子

可是，有錢是有錢；媽扶育過的女子，小折的姊，在人家作個媳婦兒，即是沒權也沒勞。難爲她千方百計，把這遭難的一家，安頓在她家（在王莊）近邊的一個破窯裏，沒門板，他給編了個草簾子。她知道她們不夠穿，不夠戴，不夠鋪，不夠蓋；她也知道她們沒得吃，沒得喝，冷灶冷鍋兒。天天不放火。因此，她總是偷偷的，捎來些吃喝穿戴的東西。她個子大大的，圓圪搭臉；她，常常忍不住，拉着小折的媽，抖擻抖擻要求：「可別怪我呀！可別怪我呀！那邊家業雖大，哥兒兄弟却還沒分家；銀子錢，一滿還在大掌櫃肋骨上串着呢！咱給你們說說情吧，可是飽漢不知餓漢難呀！你，跟

我親媽一樣的，我跟你這樣親厚，怎奈我貼得了言兒，貼……貼不了錢呀！」說着，她把偷來的東西，帶着眼淚塞在媽手裏；這樣，媽就呆了；這樣小折聽着聽着，就會突然的嚎起來，很慟很慟的！

在那年頭，可真沒窮人活的分兒！延安也遭了年成，大戶人家却還囤起糧食來，預備作最後的買賣，發更大的財！大多數人們挨餓受饑，災荒呵！從北平，從天津，從好多別的地方，華洋義賑會募捐來米麥千萬石，却都被軍閥官僚們，地主豪紳們，私吞了。在陝，甘兩省。有六百萬個人餓死了！延安好一些，可是小折的大哥，一個年青的後生，頂要吃的，頂餓壞了，小折眼看大哥皮肉鬆了，皺了，眼睛凸出了迷糊了，他睡在炕上，起不來了！二哥才十九歲，却是比較靈動的人，他說好給姊姊家裏攪工的，不過沒活做，只掙來一些錢，碾了末，和着曬乾糜爛的榆樹皮，一家人喝糝糊糊，幾天就喝完了。二哥又天天出去尋活食。那時候，奶奶也已經被饑荒趕下來，這古時人，對媳婦壓迫慣的，現在更餓兇了，一天到晚臭罵，罵她的媳婦害人，小折的媽，一貫是忍氣吞聲，不言傳，爲了養活娃娃，也會想嫁人，奶奶可不依，說：『活不下，尋吃討救去啊！』媽是餓慣的，有甚總給別人吃，可是她黃臘臘而顏，更瘦了，眼角上皺紋，更深了，她穿着爛髒衣裳，吊一片，蕩一塊的；她，左手抱着破沙鍋，右手拿着打狗棒，背上一左一右撐着孫女兒，四面八方，尋吃去。可恨總難養活窩裏人呵！於是，就有這樣的一天，正該一家老小團團圓圓過年的時候，一個高個子老漢，照約定，交來兩斗粗谷子，來引折聚英。

折聚英記得很清楚的：那天，奶奶頓起心腸，說：『讓她！借糧不如減口！』媽順從慣的，那天却和婆婆鬪口說：『咱可不能鷄抱鴨子，枉操這番心！』奶奶自己的心腸也硬不定，奶奶就罵人了！

那末，小折肯走嗎！聽媽說：『好女子呵，即是這樣，你就去吧！一家人要餓得死呀！那人家，來錢路多，你去，你就吃上啦！聽媽話，乖乖兒走吧！你走了，媽常去看你，咱女子還挺媽的人呵！』小折，這女娃懂事，這女娃乖，這女娃背過背，藏過眼淚，聽由老漢引着，聽由二哥送着，出門了。從五莊到朱家溝，天黑趕到。二哥怕她哭鬧，第二天還沒見亮，就洒一把眼淚，走掉了。在路上，她見媽跌跌撞撞（追）來，一晚上，媽沒淚沒睡。却把眼睛哭腫了。今天，媽要去攙回女子，二哥阻止媽，媽聽話了。她咬緊牙關，就另找一條路，尋吃去了。家裏兩斗糧，媽一顆也不能吃呵！

三 童養媳婦兒

有誰做過童養媳婦嗎？據折聚英說，從那天起，她作了童養媳婦兒，她就活人跳進滾水盆啦！

公公，那高個子老漢，猴兒臉，生着黃黃的八字鬚，腦門心剃得光溜光的，頭上還盤着一根細辮子；短皮襖，白棉褲，是一個皮匠工人，可是，要沒皮子攬，他就掏炭了。先頭，他原也揹帶種幾把莊稼，可是年成不好，租又重，臨後老年人就寧可腰痠背痛，作炭貓子了。只要吃上喝上穿上，他倒總是嬉嬉笑的，一有什麼難處，可就不得了，連小媳婦子眉眼不對他勁兒，也算不老順的，他就要吹鬚子，瞪眼睛，脅打撕罵都來了；媳婦可不能够說一句的，總得悄悄兒忍受。雖然這樣，比起小折的漢來，公公却還算好得多吶！

小折的漢，那會兒已經是個不小的男人了，挺瘦的，也是高個兒；長條條臉，黑黃的。他，一滿不務正，又帶嗜好，簡直是個流氓煙桿子；無談論要賭博，嫖女人，什麼壞事他都幹！公公要是規勸

他，他就不高興了！『好大咧！』他說，『這世道，好人沒活路啊！』說說，父子倆就要吵起來。吵過，兒子依舊趕明到黑吊蕩在外面，一回窩躺下抽大煙，小折伺候他，他呢，湯來張口，飯來伸手；對小折呢，他可從來沒過好眉眼，更從來沒過好言語。他那長條臉上，一對兀子，（單眼皮）眼睛，老是冷冷的瞪着，把她瞪出瞪進，瞪得她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來，到後來，在他面前，她竟連氣都不敢出了，難道小折聚英是軟弱的嗎？不呵；可是她挨打太多了，常是眉黑青，眼黑爛的，只要公公不在家，男人就找個畜兒，把他壓在窩裏打得直暈，有時候還打得她糊塗八塗，死過去了。小折是他冤家嗎？小折作過了什麼錯事啊？這女娃，每天，鍋鍋灶灶，針針線線，都幹了；這女娃，每天砍柴打水，推磨滾碾，都幹了。可是，男人見她吃飯就討厭，常說：『誰叫餵這沒尾巴的驢兒！』

在那家裏，就連婆婆——一個三棍打不出響屁的人，也對她沒好聲氣，舊社會的人們，私心那樣重，雖然公婆媳婦，婆姨漢，也倒究竟是驢下驢子，兩張皮，不親的呵！

在那家裏，小折實在不安心！她天天想着媽，想念着哥，想念着奶奶，想念着小姪兒，小姪女，他們該沒餓死吧？這樣想着，果然有一天，媽來了，而且媽胖了！媽胖了！小折多快樂呀！她快樂，媽那青光光的油臉上，也很快樂，只是媽笑得有些模糊吧了。她一進窩門，屁股就落在地上，背上還揹着那兩個小娃娃，一邊一個，好像睡着了，彎着細細的小頸子，倒着頭兒。『媽呀！』小折叫；可是她一肚子的話，說不出來一句。媽的氣可不够便喚，媽却還問長問短，問小折。窩裏沒旁人，可是小折答：『他們待我可好呀！』『不打不罵嗎？』『沒打沒罵呀！』媽用手指摸她說：『你這眉眼上怎麼啦？』小折特爲笑着說：『媽，碰青啦！你可是哪搭來？』原來媽是尋吃尋到延長去了，繞了一匝，剛回來，她爛布袋裏好多死牛蹄子，死豬血，……這些都是帶回給奶奶吃的；還有些

熬高窩，糠末末……這些却是小娃娃的口食。媽自己呢？媽好久吃不上五谷了，媽吃了多時延長的齋，媽沒力氣了，媽說：『媽這次不中用了，媽就只一次了，一次……來看看咱女子！』小折要留住媽，小折要跟住媽，可是，破鼓亂人捶呀，牆倒眾人推呀，媽當夜就被小折家裏人冷言冷語趕走了。

媽回去，就斃了，媽斃後，小姪女也餓死了！他們沒有木頭（棺材）沒有墳。王莊前頭，崖下有個舊陵坑兒，放了進去，合了口，也沒作個圪堆兒。後來小折聚英去燒過紙的。

就在那年，奶奶和哥哥，在這兒也沒活路，又一面尋吃，一面回上頭去了。姊姊家也不曉得甚麼（怕是遭了匪），家敗人亡，他也跟着哥哥們同走了。臨走，他們在朱家溝的溝又上坐了半天，商量了半天，結果沒來看小折，就走了。他們，怕她傷心，沒敢來；他們，更怕她家人，沒敢來！

四 正要成親的一天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

小折已經十六歲了。她人雖猴猴的，可是，她這兩條細辮子，早已編成了一條辮子了！她那一對秀氣的眼睛，明明兒的，也已經變成一對大人的眼睛了。她的日子却比早幾年更難過！婆婆斃了，她就頂一個大人被使喚了；家景過得越苦，公公的脾氣也變得越壞了！在他十三歲上，男人當兵去，在高變成隊伍裏吃糧，却又受不住壓迫，開了小差，回來了。臨走，男人跟公公賭過咒的，他說：『咱出去，咱保險每年有三十幾塊響洋捎回來！』公公却罵道：『你能那樣，我拔根毬毛吊死給你看！』

果然，他一文錢沒掙，偷跑回來了。隊上堵他，沒堵上，却把他三哥——在城隍前作活的——抓去了，頂替了。他回家，公公不讓他進門。這男人，就白兒黑裏，全在外面，瞎胡混。就這樣，直胡混了幾年！他，當過兵油子，越發不像人了：穿著爛軍衣，灰溜溜的；油氣連疤，明蒼蒼的，好多補釘，好多冤疙塔（縫住的破口），一付駱駝相，就連尋吃的也要比他勝三分。可是，當過了兵油子，他的神通更大了！他不但吃喝嫖賭抽，他還坑騙（譯音）拐騙偷，天天狐朋狗友，一大羣，譁擁不去，真是糊日頭子亂颯風，鬧得天昏地暗，只愁沒當土匪了！幾年以來，小折總不敢出門，小折怕被他看見；可是，小折不能不出門，小折就常在他的眼裏呵！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天。

他們已經搬到劉家溝住。可是，出嫁在喬塌的，男人的姊姊，不怕路遠，跑來說情了：『大，讓他回家吧！』公公可不依。姊說：『他在外面，天天把肚子餓成兩片皮啦！』公公說：『噢，他每年三十幾塊響洋呢？幾年下來，該多少了？』姊說：『唉！他白兒吃日頭，黑裏吃月亮，那來錢咧！』『沒錢，那他回來幹嗎！』『樹高千丈，落葉總得歸根呀！你好大……』『好大是好大，只要交下幾百塊錢就行！』『嗯，這可是！有人就有錢呵！古話說得好，養兒防老，積谷防饑咧！』『哦，可不是！財命相量，錢就是命，命就是錢呵！怎奈這鬼仔子不務正！』『讓他成了家，立了業，自然就務正啦！』『不！不！不！』公公很堅決，可是談談說說，公公却心活了！他倆你一言，我一語，一邊拉話！一邊揪十六歲的折聚英，父女兩個，末了竟同了意了！

折聚英好怕呀，遠遠的，她望着那姊，她真是嚇子瞪眼睛，說不出心裏的恨！她，眼看著可怕的虐待，又要來了。不，折聚英不能那樣受虐待，公公給她的折磨已經够受了！可是，她有什麼辦法

呢？她想起劉生雲來了（就是後來當姚店區區長的劉生雲）。那是一個白胖胖的小脚女人，個性可強的，婆姨漢不合，她就不害怕，那時候，她還結結實實跟漢鬪了三次爭，準備脫離家庭呢。她來拉攏馮折聚英，叫她同走的，說是同去投紅軍。折聚英去嗎？

紅軍，這可怕又可愛的名字呵！開頭，小折怕紅軍，她聽過宣傳，紅軍是要殺人放火的。可是後來，小折就不怕紅軍了，她親眼看見過紅軍，紅軍裏是老百姓，真是一樣樣兒的，只不過武裝了罷啦。他們穿着老百姓衣，穿着老百姓褲，頭上戴頂黑軍帽，帽上綴個五角星，五角星是紅的，在太陽光裏，在月亮光裏，在油燈光裏，紅星都發亮的。他們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啊！他們要解放老百姓，不斷的，跟白軍，跟民團（跟地主官僚們的各式軍隊），在打仗。劉家溝不在火線上，可是也常常風吹草動的。誰還不清楚紅軍嗎？

可是，劉生雲先走了，沒來引折聚英，這却不能怪劉生雲的，那時候，小折還沒決心呵！這，小折坐在窰門前，正愁沒辦法，（那姊姊已經去引那男人了！）恰巧紅軍裏的女宣傳，又來召集婦女開會了。已經好幾次，婦女們不再怕。婦女們圍了一團，男子們也遠遠看。有兩個赤衛軍（那時還沒正式紅，赤衛軍也還是秘密的），在山頭上放哨。短毛蓋子（短髮）的女宣傳講話了，她又教大家唱歌了：『人人來宣傳，婦女聽一番，宣傳話兒好好聽，放脚鬧革命……』女宣傳號召婦女們起來革命，同時爭取男女的平等。會場起了鼓掌聲，那是還不習慣的，三三兩兩的，害羞的。這樣，會就開完，女宣傳就走了。

這時候，那姊姊已經去引了那男人來，男人還穿着新衣服，然而小折已經不見了。

五 革命就是解放

革命就是解放！

折聚英不再受公公的折磨了，折聚英不再受丈夫的虐待了。她跟着女宣傳，來到陳家窪，蘇維埃的區政府，紮在那兒的。那女宣傳，名叫池蓮花，小小個子，瘦瘦的，却是圓臉，大眼睛；脾氣挺好，待她就像親人。她給折聚英看了看腳，原就沒好纏，不用再放了；她又給折聚英絞（剪）了髮，也變成短毛蓋子了。池蓮花自己衣衫本不够。她却還把頂光燙的襖子脫給折聚英。折聚英是後來丈夫給她題的名字，那時候她只有個小名叫女子，池蓮花却給她取了個官名，叫做折蘭英。

池蓮花說：『蘭英呀！常言道，再好的女子鍋台邊轉；女人在窩裏是沒有好地位的。作作飯，生蛋蛋，挨打受罵，委屈一輩子。革命可就要把她們解放呀！』她又說：『可是，男人還受着地主豪紳的壓迫呢；女人要解放，先要和男人一起鬧革命！』她拍拍蘭英，說：『你也工作吧，把成千百萬婦女都叫醒！』短毛蓋子的折蘭英，却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咱一滿解不下——工作咱也不會作！』池蓮花說：『那不怕！只要學習。學習，再學習呀！』

過了幾天，池蓮花就領蘭英到青花砭。去受訓。那兒，幾眼石窩裏，好多農村來的婦女呵，大腳片的，小腳片的，一滿絞了頭髮，整整齊齊的。上起課來，排排兒坐着，更整齊。教員是一個海殼兒老李，精悍身材，禿頭，黑蒼蒼臉上，長着夥夥兒。這人不識字，可真能講話，吹吹打打，實在是個海殼兒。他教了她們很多革命的道理，他還教了他們很多工作的方法。還有一個教員是崔守功，又大

又胖，寬寬的臉，戴着老花鏡；白頭布，藍褲褲，灰大衣。他頂愛批評人，他說：『不批評，不糾正！就沒法進步！』他說：『咱們的女農民幹部，更要受大批評！』開頭婦女們都被他批評得哭了，後來可又都被他批評得笑了！再後來，她們就畢業了；再後來，她們就要分配工作了。

可是蘭英的公公，三天兩次的捎信來，要她回。他說：『咱又不障礙你革命！咱能把你障礙定嗎！咱可只是要你回審看看呵，你就偏不回來看看嗎！唉！你這小女子！你就是沒吃過咱手心裏奶，你也吃過咱手心裏飯呵！』蘭英心動了，她遲疑了一下，就決心請了假，真的回去了。路上她還用津貼——發的蘇票——買了大西瓜，要請公公吃呢。雖然這樣，她心裏却也盤算：『回家去，可不會出亂子嗎？』怎奈她雖強，却是好心腸，她不忍心不回去看看老年人呵。

然而，革命真是解放！

革命把公公也解放了！從蟠龍區，從烏陽區，一直紅過來，紅過來，把姚店區也紅遍了。從此，住在劉家溝的公公，也免了租，免了稅，分得了足夠的土地，還分得了足夠的牛羊。這樣一來，公公可就變了，他可變成好脾氣的公公了。蘭英回家的時候，就見她公公眉歡眼笑的，恨不得供出七個碟子八個碗來，讓媳婦吃個美！一邊，他嘴裏連連說着：『我說末，我說末，那有胳膊兒往外彎的！你看你來了，你來了，你還捧個大西瓜！』他還安慰媳婦，說她男人還在外面，說她男人不敢來纏繞的了，很明白，公公是站在革命的媳婦一邊了。媳婦却記得，公公原是不贊成革命的，他說過：『革命！提着腦袋要把戲！』他說過：『革命！瞎子不怕虎，虎頭上搔癢！』可是現在，他得了好處，他的舌頭擦轉了，他說『嗨！倒究，倒究，磚頭瓦片兒，也有翻身日呵！嘿！好紅軍！啥都給咱們百姓想到了！你看！咱過去虛土打不起牆，咱而今可就有了底子了！咱從此就！哈哈！有苦能受，有福

能享啦！」在公公面前，蘭英還是有點拘束，可也到底敢說敢笑了，她一面吃好的，一面笑着問：「公公，你可讚成我工作嗎？」公公用手放在額上，想了一會，却也笑了出來，說：「這怎不讚成呢！革命是好事，革命是好事，咱怎麼反它的對呢！不過，不過，頂好別遠走，在本區就行，」蘭英反駁說：「這區那區，革命不是一個樣嗎？」公公被說住了，望着媳婦好一會，望望就不覺嗤的笑出來，說：「這小女子，倒說慣嘴，跑慣腿啦！」

蘭英在家裏住了兩天，臨走公公還很客氣；可是臨走那天男人却來了，還來得氣勢兇兇的！然而蘭英不再怕，她靜靜的歇住男人，只見男人臉上，狠着一付復仇的神氣。他，指着她說：「好！你倒跳門場戶，有路走啦！咱可偏不讓，不讓你離婚！咱就要去當兵！就要當紅軍！紅軍的家屬，看你離成離不成！」蘭英很好笑，她還年輕，她還沒想過要和誰結婚。她說：「好極啦！你當紅軍，咱就是紅軍的婆姨！」

她男人倒真的去當紅軍了。

六 活捉折蘭英

蘭英的男人，回家啦！那是他當了紅軍一年以後，他參加了東征，受了些輕傷，他就請假回來，再也不歸隊！他還要求成親！蘭英看他不是紅軍，多少有功勞的。蘭英還想感化他，叫他再回隊；因此，男人要成親，蘭英就答應了。幸喜，住到一搭以後，男人倒還好。自從當了紅軍，他烟也了了，賭也歇了了，女人也不串了，甚麼壞事他都不幹了；他還識了些字，也可以講講道理；他婆姨到區鄉

農村去工作，他也不阻止。可是日子久了，不料他慢慢的，慢慢的，老脾氣又發作了！結果，又是烟酒不分家，整天串門子，招賭博，偷東西，比起從前來，還是炕上翻到席子上，一個樣兒，他的革命關係，早早已丟到老坎跟前啦！只是對婆姨，他不敢再放肆罷了。可是婆姨說的話，他一句都不入耳的，譬如蘭英勸他歸隊，他就一味敷衍。蘭英說：『噢！你這個人怎麼望着山，跑死馬，老不見走呢？』男人耐不住說：『噯！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吧！』蘭英說到口裏吐酸水，男人一氣就出門串去了。連旁邊公公都看不慣，他就要長出一口氣，說『唉！看他這塊料！』

那年頭，公公是紅屬，很受優待，特別還分到以前王家財主的兩眼大石窰，滿年四季，吃喝穿戴都有人照顧的，他常常要笑說：『咱可是尼姑生的娃娃，衆人扶持啦！』可是男人回來以後，特別男人變壞以後，優待就發生問題了。公公常常幫媳婦跟他鬪爭，可是兒子對他就不客氣，他那長條子臉上，一對一亢子眼睛冷冷的瞪着公公，說：『這老牛賤；又是那裏吃了乾熬（烟管）油子，這裏來囉噫！咱貓兒不上樹，狗在後面擋着；可是，人家巴（拉）屎，却不用你毬動彈啊！』這樣，公公的八字鬍子都給歪了；這樣，兩個高個兒就要打起來。再後來，男人對婆姨也不客氣了，說他惡狗擋道，不讓他老爺爺走自己的路，又想打，又想罵。蘭英可不受，她脖子伸長，挺硬一點，看他敢怎麼着！原先他想：『強拉不如軟商！』可是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一天，蘭英回來，就領來一個縣上的警衛隊員，還有一個什麼幹事，一回來催勸男人歸隊，男人才走了。

可是，狗却改不了吃屎！那男人，舊社會多少年來，已經養成了狐脾狗肝。壞性子。紅軍放他個排長，走蟠龍，他却叛了變，去當民團了，民團是無惡不作，頂可惡的啦！有一次，蘭英正在區政府，（那時候，區政府設在胡家溝）她是婦女主任，在工作。那天，黑夜。區上人們都走了！都到東

溝莊！去公審奸細了：只揀下一個折蘭英，她的男人却來了！他帶了民團，來襲擊區政府，要活捉折蘭英！他們，把區政府團團圍住，一路打進來，一路直吶喊：『活捉呀！活捉呀！』折蘭英好危險呀！虧得胡家溝村子，是兩面莊，蘭英却在另一面住，他們撲空了。鬧開以後，他們還被附近的小小游擊隊，配合赤衛軍，打得落花流水，那男人也差點沒跑脫！

就在那年，延安，城開了，紅白兩軍，商和了：要統一戰線打日本！男人却從那邊開小差，偷跑回家過一次，又溜開。這個人，現在可不曉得流落在那裏了。現在，折蘭英談起他：雖然他以前虐待過她，甚至打壞過他的身體，可是，那男人沒有革命到底她却還是很難過的！

七 和殘廢軍人戀愛

這裏可就要記下折聚英的戀愛故事啦。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邊區自衛軍大檢閱，男的自衛軍，女的自衛軍，整整齊齊的，一隊，一隊，在延安南郊場，操練着。演習着，在這許多自衛軍裏，出現了一支小小的隊伍，只三十個人，都是女的。可是，看吧！這却是怎樣的一支隊伍呀！她們，走得那樣整齊，操得那樣熟練，而且，每個人，一律短毛蓋，大脚片；每個人，一律藍布衫子，白布褲；每個人，肩頭都抗着黃岸兒鏢子，飄紅纓的；每個人，背上都揹着黑色木刀，吊紅布的。看吧！這年青的隊伍！這婦女的隊伍呀！她們，開步走，向左轉，跪下，臥倒……三十個人是一個動作，三十個人是一個聲音！可是，這三十個人的指揮員，却是一個小女人，穿着黑衫褲，綁着白裹腿，草鞋，軍帽，兩面短頭髮，襯着白面顏——在

五月的太陽下，興奮的發紅了。

這一支特出的隊伍，可馬上使眾人詫異啦。特別詫異的是延安縣的保安大隊長，湖北人，張吉厚同志，他騎在馬上，看着看着，他呆了，實在的，連他胯下的馬，都呆了！他是一個長社老幹部，住過紅大，上過前方，由於受傷過多。出血過度，而敵人的子彈，又把他右腿打爛，因此，他就奉命在後方，擔負這輕工作，可也多時了，他認得那驚人的小隊，是延安柳林區的，可是，她們沒到縣上訓練過，她們却那來這一套本事呀？他也認得那指揮的女人叫折蘭英，是從姚店區調去的，她，一個女主角主任，曾經開闢了姚店區的婦女工作，把那區各鄉各村的婦女組織得好好的，可是，她却又那來這一套本事呀？他想：「啐，拐子上台，倒真有她的一套哩！」他心裏可真佩服極啦。他也不曉得爲甚，他很想去跟那女指揮握一握手，說一句話，可是他慣那一套的！他是一個頂咬硬的革命軍人，打過無數仗，他却慣在婆姨女子面前講一句話。

那一天，全邊區婦女自衛軍的模範，最榮譽的紅綢旗，就被延安柳林區那支小隊，獲得了。那一天，陰天剛完畢，天却下了雨，很大的，很大的雨！可是，出發遊行的隊伍，却依舊那樣整齊，那樣興奮。那一支婦女的小隊，也跟着進南門，出北門，繞東門，水，泥到半腿巴子，鞋濺了；全身淋得水雞兒似的，她們可還喊口號，很清脆的，最後，她們得借住到一個學校裏去，却必須渡過延水河。河水漲啦！像發瘋也似的流下，河水發瘋也似的奔騰，它，含着山水，往南，又轉往東，一股勁兒衝。女自衛軍們只好三五個人一組，拉起手來，慢慢的過河，水埋齊了腰，波浪還用力的撞她們。她們，這年輕的一羣，却全都嘻嘻哈哈笑開啦。可是，張吉厚同志遠遠望見了，說：「這可不是好玩的。」於是，他同劉縣長，還同旁的人，好幾匹馬，衝來了，叫她們退回，再在馬屁股上把她們一個

個帶過去。第二回，大隊長有些不好意思的，對蘭英伸手說：『來吧！』河水聲響大，蘭英聽不清。蘭英可是看清了，她笑着搖手，又指指旁的人；大隊長就又把別人帶過去了。（三十個人這會兒變得好多呀！）蘭英却號召幾個頂強壯的伴兒，和她一個拉着一個，又在踏水了。在河當中，蘭英頂小，蘭英發慄了，她緊握住大隊長伸給她的鐵桿子，她才穩穩的上岸了。蘭英謝隊長，隊長很害羞，他那貧血的白臉通紅了，他突然說：『你們操得很好呀！』（他們那時站得很近）『哈哈！好什麼咧！』『真好！可不知道你從那裏學來的？』『冒創造末！』哦！冒創造！很奇怪，這三個字使大隊長那樣感動，心一收縮，面顏又白了，可是他面上發出了感謝的，爲革命感謝的笑。

不久以後，他倆就結婚了。（她很早就向縣政府請求過同她以前男人的離婚證）大隊副是他倆的正式介紹人：他在婚禮舉行以前，用口到柳林的跑來跑去，給男女雙方傳達互相提出的條件。大隊長的條件是：『我的脾氣又剛，我的年紀又大，這必須預先聲明，請她多原諒；不要以後她鬧起離婚來，我就吃不開！』大隊副又跑去問折蘭英，蘭英說：『咱沒什麼條件！咱就只一個條件！咱怕自家配不上他，他往後再離婚！』聽了這樣的話，大隊副就跳起來，說：『哇！大家怕對方離婚，還叫咱跑來跑去訂什麼條件！天這樣熱！真是！』

折蘭英改做折聚英，就是她愛人的意見；她愛人說：『女子不該是花兒，給男子好玩！』據折聚英說，她愛人，張吉厚同志，比她大十歲，今年三十四。他不安於輕工作，現在又擔任了×××副團長，在×××。他渾身有很多槍傷，刀傷，彈片傷（砲彈傷，榴彈片傷，炸彈片傷）。因爲流血太多，他面顏常白，眼圈常紅的。可是，折聚英說，就是他身上帶這些花，這些革命的花，她愛呵！

八 在學習、生產的戰線上

折聚英要求學習，組織上給他批准了。才結婚不多久，這十九歲的陝北女子，就在邊區黨校出現啦。

編班以前，折聚英得經過一次考試。她從沒有進學校正式學習過，怎考呢？在土地革命時代，她一面翻山過嶺跑工作，一面唸着上級發給的字條條，每天識上一半個字，不多呵！以後統一戰線打日本，她在區上工作，她參加了區級幹部的學習小組，還經常到縣上受訓練，可是，她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是放着河水不洗船，沒怎麼用功！因此，臨考她急了。她想，現上驕現扎耳朵眼，可遲啦！那天，口試主要是政治，她倒一句句答上了；其次筆試，是文化。她得寫些什麼給他們看，她寫什麼呢？她忸忸怩怩的寫了：『中國婦女折聚英』。考的人點了點頭，叫她再在婦女上面加個新字。折聚英更忸怩了，她提起筆來，又加了個新字，可是她却把它加在中國上面，就變成『新中國婦女折聚英』了。主考的人笑起來，說：『好，好，好！三班，三班，三班！』

三班可不比四班，四班才完全是女子班，政治，文化的水平也都低些。他們却幹嗎把她編在三班呀？折聚英又高興，又擔心：怕趕不上功課，她就更用功，別人休息了，她不休息，別人遊戲了，她不遊戲，別人睡覺了，折聚英却還在自修呢。指導員說：『不行啊！不行啊！你這是破壞集體生活啦！』折聚英服從了，改正了；可是不知不覺的，她又變成『破壞份子』了，他就要求說：『哎，由咱吧！咱農村婦女，一滿沒好學習過呀！說咱破壞，咱可在學習上建設哩！』實在，折聚英心裏怪悲

裏的。她作過了多年工作，却因為文化低，就像個瞪眼兒瞎！不能接受新知識，缺乏理論；作起工作來，有時候就像是老虎吃田螺，無從下手！不會寫筆記，想要記住些什麼，想要傳達些什麼，却就像端碗水，走上幾里路，便要灑翻好多！因此，這時候，她已經知道學習的重要了。可是，這猴女子，從前凍過，餓過，又被男人毒打過，她的身體所以很壞，而腦筋却更壞！她覺得自己怪可憐，學不進去，只覺只傻心傻，沒轉勁；黨建啦，中國問題啦，地理啦，自然常識啦……課程可不少；裏面却有好多問題她竟破曉不開，特別是算術，洋碼碼子，吃裏吃塔，一吃多，翻來覆去，弄不清楚！她真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穩了！她想，她的學習，就像秀才走路——就像老牛拉車！可是，她安慰她自己說：『平處也走咧，上坡也上咧，上坡總要熬些，多熬些。』於是，她就加倍努力。於是，看吧，過了幾個月，重新編班的時候，有些人退班了，她却還留在三班上。於是，看吧，再過了幾個月，支書找她談話說：『新聚英同志，你的學習很有前途，組織上已經決定送你進女子大學去，要你更長時間的學習，好更多的提高你自己！』新聚英就進女大了。

進女大，也還得經過考試；而且，這回是完全筆試了，『抗日戰爭的性質』，『婦女解放的道路』等等問題，她都筆答了。結果，她又考上了。一九四〇年春天，女大陝甘班正式開課，陝甘婦女的精華，好多集合到一搭啦。開頭，新聚英還在乙組學習，不久，她却跳到甲組。乙組時，她當學習小組長；在甲組時，她更當了課代表；同時還兼分支的幹事，後來還作總支的委員。在那年三八節，她還當選了女大學習的模範，獲得林主席和康生同志親筆題詞的獎狀，成爲『學習之光』，成爲『學習戰線上的英雄』！

同時，在生產戰線上，她怎樣呢？看樣子，她是一個走路踩不死螞蟻的人呵。當她在黨校的時候

候，她們婦女小組，却自動要求參加男子們的集體開荒，一同上山了。折聚英並不比織把長多少，她却使用鐵頭，那熟練就像她使用針！開頭，男同學們笑她的努力將是瞎子點燈，白費的，她却瞪了他們一眼，兀自開着土，一面對她的女伴們笑說：『哼！咱們拔根汗毛，可比他們腰還粗吶！』也許他媽媽受苦的血，同樣在她身體裏流吧？結果，這自小苦惱的女人，竟始終趕上最强的男子們！在她的歷史上，不管是在黨校參加開荒，或是在女大參加秋收，她都作了勞動英雄。爲了這，她還得過毛主席題詞的獎狀。實在的，折聚英是和邊區其他的婦女英雄們一樣，誰願意掉在男子們的屁股後面哩！

九 一件意外事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那時女大陝甘班和特別班，混合編制了。按程度，折聚英被編在十班。那班裏，好多洋包子呵！最低是外面高小畢業生，一般都唸過外面的初中和高中；本來是在陝甘班的土包子，進十班的只四五个，其餘都編進低級班次裏去了。在洋包子裏頭，折聚英怎麼趕得上呢？她想，她肚裏空空的，她要有好成績，這不比叫公鷄兒下蛋還難嗎！她却還當了學習小組長。她不能不跑到頭裏！折聚英是好勝又堅強的。她更加用功了。新的課程，也真是岸地的甜瓜，另有個味兒，怪吸引她。特別是同學們的好多洋書，她好奇的，都翻一翻，想看一遍，要開開眼界。因此，她的學習，總是吃了碗裏，還望在鍋裏，沒個够！她常常恨自己眼大肚子小；不吃怕餓了，吃又怕噎了！同班的白鳳娥說：『那真是，

「拉屎還想檢荳芽吃，可饒得要命！你得操心身體呀！」折聚英說：「你看她們都是喝墨水長大的，肚子裏貨色那樣多，咱們不變分用功！不行啦！」

那白鳳娥，也是陝北人，也是從家庭逃出來來的，也是革命以後跟軍人結婚的，也是女大的學習模範，長長兒臉，白白紅紅的，絞過的頭髮和常長，常露着一隻壞牙嘻笑（據說，她現在是綏德分區的婦聯會主任）。其實，她自己也頂用功的，可是她怕折聚英身體不好，會害病，因此她常勸折聚英。這天又說：「好妹子呵，可別慌！癩子擔水，總得一步一步來呀！」可是折聚英說：「一步趕不上，就步步趕不上啦！」白鳳娥指着她，笑着警告她：「你要是老那樣，看閻王爺就要來摸你的鼻子哩！」折聚英却不管，那時候，她愛人一度在教導營當軍事教員，就住在女人附近楊家嶺，折聚英可一個月還不定去一次，同學們打趣她：「呵呀！你不執行禮拜六嗎？」折聚英笑着回答：「咱不忙執行禮拜六，咱忙着準備開洋盞吶！」白鳳娥說：「嘖，你想想在毛板上睡覺，作閒人嗎！」折聚英笑着想：「我可是就想作文化人呢！」

後來，折聚英就感覺常疲勞，常頭昏，常筋兒麻，常骨殖縫裏痛。她想：「這該不要緊吧？」她在以前丈夫家時候常挨打，也常頭昏，常筋兒麻，常骨殖縫痛的，這些苦味兒，她都嚐慣了。因此，她並沒把它放在心上。有一天夜裏，她同密的一個同學感冒，吐了一坨多，折聚英不曉得什麼病，急壞了，她去找醫生，回窰來她突然腦子裏一個呼虛（糊塗），跌倒了；身子抖得就跟打擺子一樣，牙關子也直打；手脚邊發冰，全身又僵又硬，口裏還吐白沫子。一會她像好些了，可是她眼珠瞪得那樣出而且那樣白；她還亂抓心口，把棉衣服都抓得對穿了，她感覺心裏怪難受啊，突然，她又痛哭起來，自己也不知道的。那旁邊的人們鼻子一酸，都忍不住流出眼淚了！醫生斷定說：「這女子，生理

心理上，一定都受過大打擊，大摧殘！」哦！可不是她以前那男人的害嗎！然而折聚英平常不太恨那男人的，她覺得他被舊社會養成這樣壞，多少有些可憐處，她常想想：『他可爲甚麼不革命到底呢？舊社會不行啊！』

從那回起，折聚英的病常常發，她就學習不成了。她在女大醫務所住了一個時期，就回到延安縣，作縣婦聯會主任（從副到正），依醫生的吩咐，一半工作，一半修養。可是她並沒安心休養，她的工作不斷的進行着；她不斷的組織婦女，教育婦女，爲了充實抗戰的力量，也爲了提高婦女的地位，還不斷的動員她們到生產中間去；她，經常在鄉裏，她研究了，解決了婦女們的好多多問題。（舊根兒她自己也是痛苦的呵，而今她會不求大夥兒幸福嗎？）同時，她的學習可就撿了嗎？也沒有擦！特別在後來整風的時期，她那樣積極，曾經被劉縣長在一次延安縣黨的擴大幹部會上，把她當作全縣最積極整風的模範，當衆提出過，劉縣長的話是這樣的：『工農幹部在學習上可有遠大的前途嗎？只要看看咱們的折聚英同志！她本來是一個文盲，可是她現在能精讀二十二個文件，還密密螞螞作了好大十幾萬字的筆記。她的反省也是最徹底的！她在工作上的進步也是頂快的；正像陳雲同志所說：『咱們工農幹部不學不得了，一學可就了不得啦！』』全會場發瘋也似的鼓掌了，折聚英那白白的面頰上微微笑着。

哦！不是常發病嗎？是呀！然而折聚英說：『病可害不倒我！』

十 百萬婦女的代表

好，歡樂吧，折聚英！歌唱吧，折聚英！更努力吧，折聚英！更進步吧，折聚英！你，過去的難民；你，過去的童養媳；你，過去的文盲，你，過去只值兩斗粗谷子的女人呵！你，現在是學習的模範；你，現在是勞動的英雄；你，現在是抗日的戰士；你，現在是婦女的先鋒；不錯，你又是邊區的參議員，你是全邊區百萬婦女的代表之一呵！好極了，折聚英！當你昂著頭，走進邊區參議會的大場，你，和各民族的人，你，和各階級的人，你，和各黨派的人，你，和國際的女人，一同，一同，商量着抗戰和建設的大事，你，的確使外來人驚異呵！然而，你，一個熟悉邊區的人，你却並不稀奇，你笑着，你想：在咱們邊區嗎，有很多的英雄，有無數的英雄；有無數的男英雄，也有無數的女英雄！

女英雄陳桂香

呂品

一

英雄陳桂香，膠東人，於民國十三年，生於海陽縣的一個僻靜的小村裏，——紀家店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裏。這命運，注定了陳桂香要在辛勤勞苦裏長大，這命運也鑄成了陳桂香堅忍不拔的鋼硬性格，從八歲起，她這孌幼弱的手便開始在織網，打花邊和釘小鍋蓋了。這是良善父母教養出的又倔強又出色的好孩子，但也是封建禮教培養出的愛害羞愛臉紅的好姑娘。

關於臉紅，在她的回憶裏會這樣說道：『真可憐煞啦，十七參加了婦救會，見了人還總是低下頭，紅起臉來，像偷了什麼似的躲在同伴的身旁。』十八歲的春天，鬼子大『掃蕩』裏，三個八路軍同志被敵人追進了紀家店，陳桂香却一點沒猶豫的將他們掩護起來了，但在鬼子又走遠了的時候，自己便忽然低下頭，紅起臉來，一眼沒敢看的送着三個同志默默的出了村莊。

一開始，這英雄的名字便閃露着傑出的鋒芒了。從她參加了民族解放鬪爭的時候起，『陳桂香』這名字就在人們的心上投下了一股熱烈而鮮明的光輝，也激起了一片敬慕與歡呼的轟響。

一九四三年，一個多風雪的冬天，陳桂香與同村的青救會員紀紹貴結婚了，這一變化在關心陳桂

香的羣衆心裏却是引起了不少擔心：『陳桂香還會再進步嗎？』但就在她婚後的第三天，一個颶風揚雪的日子，人們又在一羣婦女裏發現陳桂香了。她們在忙着募衣募飯，爲了歡迎與慰問剛從漢奸趙保原統治區逃來的難民們，陳桂香是那樣的親切啊，像接待着自己親人一樣的給這些被難的弟兄姊妹們照料着一切，這些被難者的冰冷的臉也立刻給感激的熱淚，溶化成暖烘烘的了。從此以後，陳桂香的工作和學習也更積極了。

在第二年裏，雖然人們還能看到一片羞紅常常在陳桂香的臉上飛閃着，但人們却更看到陳桂香已經像勇士那樣的抬着擔架，像姊妹那樣的慰問着負傷的戰士了。她激動她表示着：『我們婦女一定在後方努力工作，像你們衝殺在前方那樣！』

工作按照她的希望和志願做下去，陳桂香常常率領着一夥青年婦女給抗屬和出發的民兵家屬拾草，拾水，送糞，老人歡喜得不知怎麼好了：『這些孩子，真是，太麻煩了，……』她們也跟男人一樣的參加了麥收和秋收，她又一手組織了八個紡織小組。陳桂香的工作開始走上組織化與條理化了，人們對她也更加推崇起來。

秋天，她當選爲婦女自衛隊中隊長。八月裏，民兵第三期整訓開始了，陳桂香是那樣的熱心的學着埋雷，投彈，射擊啊！常常有一個衷心的微笑，像一堆明亮的火焰那樣的在她的臉上燒起來，這便是她的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殺敵人，要保家鄉！』冬季大整訓的時候，她便宣佈了這樣的一個戰鬥計劃：學會埋三種雷，手榴彈三十步打準，土槍七十步打三中二。

整整的一個冬天，但她們，陳桂香和她的青婦隊員們却像在過着春天一樣！她們沒有一刻停息的工作，生產和學習着，她們在擠着時間來練武，她們宣誓要爭取整訓的模範，也把全體民兵推進到硬

練苦練的熱潮中。

傍年底，飛快向前發展着的工作又在陳桂香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團結家庭，改造家庭！』陳桂香把這一新的任務在傳達給她的女隊員們時說：『從大整訓以來，我們的成績還是不少的，但我們又都覺得這點成績是多麼不夠啊，工作也做得不當意，這是甚麼呢？這就是我們跟家庭沒有講團結！』在她的引導與推動下，大夥都清楚的知道了，跟家庭鬧不好，就是一切工作不好的大障礙，各人又都深刻的檢討了一下自己，結論是：『只要把家庭團結和改造得好，大整訓才能爭到全面的勝利！』於是在『在外苦練武，回家潑幹活』的口號下，很快的，『俺家閨女勤苦了』，『你家媳婦幹活多潑呀！』的傳聞，帶着驚訝和欣喜從各家的窗上飛揚到大街上來了。陳桂香以首先團結了自己家庭的模範行動，影響和改造了村裏的兩個不和睦的家庭，並幫助他們訂出了按家計劃。

幾天後，更熱烈的紀家店的練武場上，有個挑着熱水擔子的老大娘與沖沖的出現了，這是婆婆給媳婦送水來了。這些日子，差不多在每個參加練武的婦女家裏，都發生了同樣的一樁事，一丟下飯碗，媽媽便攆着閨女快走，婆婆就搶着給媳婦抱孩子：『快去吧，多練身好武藝，爭取勝利！』

在文化學習上，他們也是抓得牢牢的，尤其是陳桂香，她已經能看報上的小消息和會寫個小報告了。在村裏總結時，她拿到了模範，區上整訓大會上，被全區選為模範的又是陳桂香。

這一年的舊歷年，在膠東，尤其在漁業人民的心裏，是永遠不能忘記的節日，她們以自己的鐵拳，自己的力量搗毀了大漢奸趙保原的老窩——玩底，就在這個烽火連天的大年夜裏，人民勝利了。

從臘月二十七，民兵和壯年的男人都上了前線，在歡送的時候，陳桂香便響亮的提出說：『後方的事全交給我們，放心吧，我們是會做得好的！』誰還會不放心呢？一百五十戶人家的紀家店，在陳

桂香領導與鼓勵下，全村女人推了一宿磨，第二天的日頭剛冒紅，一千斤的麵子便在運送上前線的途中了。她忘記了睡覺，也忘記了吃飯，連夜跑到外村去對着組織了兩個運輸隊，回來又檢查崗哨，督促燒水和準備擔架。在前線的勝利消息，風也似的傳來的時候，她們更歡舞了，她們在日日夜夜的接應着擔架，照顧傷者和親自抬送着，她們也曾到六十里地的糧站運過糧。從此一陳桂香一，『紀家店』這一連串激動人心的名字流傳得更遠了，來往的人們知道她，運輸隊員們知道她，負傷的戰士們更知道她！

討趙戰役勝利的結束了，參戰的民兵和男人們也勝利的歸來了，在全村充滿了喜氣和歡笑的晚會上，陳桂香又熱情提出了：『讓男同志好好休息，工作還是我們幹！』縣更總結這次勝利鬪爭的時候，陳桂香又當選爲全縣的女民兵模範了。

三月裏，在膠東的羣英大會上，當她聽完了英雄、模範們，尤其王文英和楊秀芬的報告以後，陳桂香的心裏祇說着這一句話：『人家做得這樣好啊，人家講得這樣好啊！』大會上，她雖然也被選爲女民兵模範，但她的臉却又例外的紅起來。回去，陳桂香更積極和更虛心了。

溫暖的夜風，親切的吹拂着她們多汗的臉，陳桂香她們二十幾個婦女在月亮地裏開過兩宿荒了。她們計算着：再種一畝，加上這開出的八分荒，種上豆子和棉花，到秋天，全體隊員的學習用費便可得到解決的。

青婦隊成立的時候是三十三個隊員，當即劃成了三個小隊，在競賽中第一小隊爭得了模範，陳桂香是青婦隊長又兼着這個模範小隊的小組長，以這個小隊的模範行動，推進與掀起了本村和周圍大大小小村子的生產、優抗、學習、練武的熱潮。

大整訓總結測驗裏，陳桂香以七十五步射擊打三中二，能埋三種雷，（不純熟的八種，）而贏得全聯防技術考績的第一名。在她領導下的爆炸小組的爆炸也爭到全聯防的第一了。

二

陳桂香，雖然每天都生活在貧困，繁忙和勞苦裏，但她生活得却是那樣愉快和有力量！這永遠不能枯竭的力量，便是從一顆祖國英勇兒女的心裏跳動出來的：『殺退敵人，保衛家鄉！』從她那凝視的眼光時時矚目着遼瀾的遠方的時候，就可以清楚的明白這一點。

一堆堆火燭似的石榴花開遍了各處，五月到來了。在這些明媚的日子裏，英雄陳桂香的家鄉，却展開了一片如火如荼的反『掃蕩』，反『蠶食』的殘酷鬥爭！

從五月九日，反『掃蕩』的烈火在海陽燃燒着的時候起，陳桂香便像一匹咆哮的獅子投入戰鬥了，從此，在任何一个戰鬥的前哨上，都能常常的看到這個濃髮給風暴激怒得飛舞起來的影子和她的青婦小隊，尤其當機槍砲火與地雷響成一個聲音的時候，也是她們更可怕的猛撲和狂奔的時候！她們甚麼都做：射擊、埋雷、救護、送飯……。

十六日，鬼子逼近了紀家店。這是一個緊迫的關頭，敵人只有半里路了，地雷絃還沒掛！左驚心的焦灼裏，陳桂香沉着的拿起雷絃，走了，別人也都跑上山。

從松林的縫隙裏清楚望見：陳桂香掛好雷絃的影子剛遮蔽下，雷便接一連二的吼叫了，四圍的山、崗都在顛抖起來。

當陳桂香和她的小隊朝着濃煙衝去的時候，敵人已經無影無蹤了，只在前兩個雷響起的地方撒下了八個血狼似的死屍，第三個響雷地方留下了幾灘污黑的血。

在日以繼夜的戰鬥裏，紀月臣掛彩了，把他搶救下來，趁着粗風暴雨的晚間，她們抬着送到山洞裏，又派人帶着雞黃和湯去看護。紀仁樂犧牲了，老婆沒命的哭起來，陳桂香日夜派隊員去作伴安慰，做飯和辦糧。

紀家店被扔進到慘痛裏，每個村民的心都在這慘痛的沸油裏給烹炸着；紀月臣給敵人打傷了，這是每個村民隨時隨地像這一樣給打傷的！鞠秀雲的男人給敵人殺死了，這是每個跟鞠秀雲一樣的婦女們的男人無時無刻都會碰到的命運！災難把大夥的心凝結成一個了。

這道理，不但陳桂香，青婦隊，紀月臣明白，連鞠秀雲也明白了，全村都明白了！「能拚死，不低頭！堅持到底，勝利就是我們的！」這話響徹了前方和後方，這意志也在到處被表現着：紀月臣的傷並沒好就跑回火線上，鞠秀雲也擦掉了眼淚跟着青婦隊沒日沒夜的奔跑起來……

戰鬥一天天的拖長下來，民兵們的鞋子和子彈袋都給戰爭磨破了，在砲火的間隙裏，陳桂香和她的青婦隊們，隨身帶着麻繩和針，就地坐下便縫補起來。有的民兵不好意思了，她們却親自從他腳上把鞋子剝下來，修補好。

在火線上，是會常常看到一些激勵人心的小紙條和慰問信的。抗屬和民兵家屬寫信或親自鼓動自己的丈夫和兒郎的時候，幾乎每次都這樣說：「家裏有陳桂香和青婦隊，你們可以完全放心的，加勁打敵人吧！」民兵們在山頭上也大聲的讀到了這樣的一封信：

「民兵同志們！你們辛苦啦，幾十次的勝利戰鬥，保衛了咱們的全家和親人們的安全，你們有甚

麼困難！管說，我們一定能幫助你們，也保證一定能做好，——咱們要勝利，咱們要永遠活在這裏！堅持到底！陳桂香和全體青婦隊員們。民兵們在感動裏也在小紙條上寫道：『陳桂香：你們好啊！我們沒有甚麼困難，我們只要學習你們的精神！堅決和敵人拚到底！……』

金黃的麥穗彎下頭來，前天又下過一場小雨，是拔麥子和種豆的時候了，但繼續着的戰鬥還不見得就結束，這却使每個人都在焦慮和燥急：『怎麼辦呢？』在一次緊急會議上，陳桂香說：『民兵們仍然要一面戰鬥一面保衛生產，我們青婦隊同村裏實行互助，來完成這次的搶收搶種任務！』全村大變工組成了，於是，大家便通過：『保證先給抗屬和民兵家屬做好！』全村的麥子都風快的搬上場了，她們又組成了一個遠征麥收隊，配合民兵到臨時據點週圍的村莊，幫助完全搶收任務。這一個無堅不摧的英雄隊伍，仍由陳桂香親自率領的！

八月，在二屆羣衆大會上，榮耀啊！陳桂香被選爲全膠東的民兵女英雄了。

就在這羣衆大會將結束的頭天晌午，祖國勝利的大反攻開始了！陳桂香又以更昂奮的姿態躍身投入了『一切爲了前線，一切爲了勝利！』的洶湧澎湃的浪潮中。

民兵們湧上了前線，男人們在忙着擔架，運輸，也整日整夜奔波在去前線的途中，家裏只有婦女、老人和小孩子了。陳桂香在一次全村大會上響亮的提出了號召：『我們在戰鬥中是英雄，在生產中我們也是好漢！這是我們真正的勝利啊，只要爲了大反攻，不管多少工作我們都會做好的！』全村又一次在陳桂香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了，又一次的取得了完全勝利。她們不但勝利的完成了秋收工作，而且也勝利的完成了戰時後方的一切勤務工作。

瘋狂的突擊工作，像着火似的進行着，不管老人、婦女和孩子，每到不能再支持了的時候，便會

猛然的想起了陳桂香的這句話：『爲了反攻，爲了勝利！』新的力量便又在每個人的身上迸發了！

在勝利的完成了任務以後，她們做了一個『青婦隊一年來幫助抗屬和民兵家屬總結』，這是一個不完全的總結：栽地瓜四萬二千棵，翻地瓜蔓三千七畝，刨地瓜十畝，割麥子十五畝，鋤麥子八百個，割地瓜蔓十畝，剝小苗十六畝，剪谷穗三十九畝，割穀十二畝，搬運谷穗二十九畝，割豆子二十五畝，拾水二千一百五十三擔，拾泥五百八十次……。在這『優抗』統計裏，種豆、搬柴、救濟和抱孩子等都沒有數字統計，至於抬擔架，縫衣服，推磨和慰勞的統計，是寫在另一個『擁軍』表格上的。

十月間，陳桂香的模範小隊裏，有兩三個隊員要結婚了，這遺缺很快便由二、三小隊的隊員和積極熱情的婦女補充上了，這裏，有一個新模範隊員，便是我們的烈屬，今年已經四十幾歲了的紀仁樂嫂——鞠秀雲。

陳桂香，我們的女英雄，她的氣概，她的勞績，在海陽在膠東婦女的可歌可泣的參戰史上，劃出了一道異樣燦爛的光輝。

現在，她更虛心的埋頭於鍛鍊和學習中了。她要把已和睦的家庭，推進上民主的家庭，她要把大生產弄得更好；她要把三大技術練得更精確，她要把通訊和消息寫得更透徹……。總之，她要領導着羣衆把一切都做得更好！她說：『只有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爭到更大的翻身和解放，和平、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才能建設成！』

陳桂香，在歷史已展開在面前的更新的一頁上，將會寫下更輝煌的成就的！

女勞動英雄張秋林

一 從小是個好勞動

她剛記得些事的那時候，她家是離石一個貧苦的中農人家。她七歲就滿懂事了，負責照顧弟妹們拉屎撒尿。抽空她還跟媽學紡紗，八歲就學會了。有時候她還跟『大』到地裏挖草、鋤地，從早到黑，沒說過累。十二歲後，她更專心紡紗，她紡得又勻又緊，媽媽規定的每天紡的數目，只要半後晌就完成了。

民國二十二年，張秋林出嫁了，那時她才十五歲。她男人在大武鎮一家磨坊做工，公公是個賭博漢，又是個懶鬼。家裏的三十來畝山地，都叫他賭輸了。秋林嫁去的時候，還有十二畝地，但也因欠下賭賬，典給了人家。她雖對這看不順眼。但從沒說過一句嘔氣話，叫幹甚，就幹甚。

二十七年春敵人佔了離石，她男人也失了業。一家生活成了問題。到了臘月二十八，還是婆家二叔，到親屬家去借了四斤豆麵、二升小米，才過了年。她拿定主意自個兒紡紗織布，咕補家計，成年到頭沒空閒過。每年一過正月初十，就開始紡紗，白天沒空就黑夜紡。她和她男人每人兩年三個布衫子，一年兩條單褲，一條棉褲，都是由她自紡自織來的。

二 苦難的日月

民國二十八年春上，她男人和她父親分居了，小兩口一共分得一升黑豆，半升小米，兩雙筷子，兩個碗和一孔小竈。這怎樣生活呢！靠了親戚的扶助，才湊攏了七升小米，七升黑豆，三升高粱，算是眼下不至挨餓。

可是她男人還要賭錢，甚至把秋林織布換下的五斗存糧也輸掉了。在張秋林的勸說下，春天和人家夥種了幾垧地。穀子長得三四寸高，還沒有鋤，夥主不高興。她就對她男人說：『天旱不誤鋤田，雨落不誤澆園，這是莊稼人的規矩呀，爲什麼不去鋤？』後來秋林就拉他一同到地裏去鋤。女人到地裏動彈，在那個時候的離石，是沒有的事。她管不了別人笑話，但終究有點難爲情，於是用手巾裹住借來的一張小鋤土地去，她終於使男人回心轉意了，夫妻倆算是苦熬苦受的渡過了那苦難的日月。

在二十九年正月裏，勸她男人參加了八路軍一一五師。因爲從她的經驗中，她相信只有八路軍才是真能打倒敵人，保護人民的軍隊。她特別記得清楚的是二十七年二月間，好些舊軍不打日本，到處騷擾老百姓，而在離他們村不遠的山場村，一仗就消滅敵人三、四十個的就是八路軍。可是從她男人參加八路軍以後，村裏有些落後的人就說她的閒話了，說什麼『秋林一生』不住了，一定要走呀！』婆婆也說『她嫌海元（張秋林男人）累贅，這下看她怎養活自己，看她獨立過活吧。』不管這些閒言閒語，她打定了主意，更辛苦的動彈鬧生活。

她自己擔炭一次，就是四五十斤，擔水一連就是幾擔。又務地，又紡織，又織布，從年初到二月裏，就已經織下五匹布換了三斤花，買了五升糧食，到三月裏，她更響應政府的號召去開荒，得到村公所和農救的幫助，找了一片老墳地，開了二畝地，共收下五大斗穀，八大升乾紅豆。

三 新政權下的張秋林

新政權建立後，她參加了村救會，並且積極參加當地婦女的各種活動。在三十幾個婦女中，唱歌，識字她會得了第一名。她開始懂得在新政權下婦女要解放，要和男人一樣做事，就要提高文化，要懂得政治，特別要努力生產以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

三十年六月裏，她被選為自然村婦女生產小組長，婦女演劇隊隊長，行政村婦救會組織委員，婦女合作社營業員。她幹的很起勁。她下鄉常常到各處宣傳，規勸婦女們參加生產。『七一』和『七一』她領導的演劇隊演出了『送丈夫上前線』和『春耕活報舞』，有很多人被感動了。

她是抗屬，可是她自己『刨閘』的好了，不要政府的優待米。這一年除了下鄉工作，還紡了二十七斤花，織了十二疋布，收了一石一斗糧，比她丈夫剛去參加八路軍的那一年（二十九年）的收入，還超過了一倍。

張秋林的擁軍工作做的頂有名，獲得那一帶軍隊和羣衆的一致稱讚。軍隊一到她村，她就發動洗衣服、補衣服，招呼這，招呼那。只三十二年一年，她村就給部隊做了五十五雙鞋，縫補衣服花了一百四十個工。光縫子彈袋，手榴彈袋就用了三疋多布。

四 組織婦女紡織

三十二年政府號召織標準布，（六丈長二尺寬）她首先起來響應：自己除擔任一正半布，又領導全行政村承擔了三百斤經線，她先和本自然村的兩個婦女幹部，兩個婦救會員，組織成一個經紡小組，打先鋒，做模範，然後就跑到各自然村去宣傳，組織。她說：『政府甚時騙過咱們？』把大家都說動了。

她進一步提出按住的遠近，年紀大小，性情的自由結合，編成小組來紡。小組編好後，各組自己選出組長，並部訂出生產計劃，就這樣全行政村就組成了二十五個小組。張秋林親自領導各小組，每七天開一次會，研究怎樣修車子，紡花。張秋林不但親自教他們，而且發動大家競賽，紡快，紡好。

張秋林的勞動熱情也影響了她婆婆，把攔了多年的織布技術也恢復起來，不再閒着了。公公也把以前因賭博典給人家的地贖回來務起地了。

她不但會組織生產，且善於解決婦女羣衆中間的問題。她每次都是親自調查研究去處理，從來沒有過馬馬虎虎就辦的。比如劉尙英男人參加抗日軍，公婆時刻罵她，張秋林就親自到她家去談話調解。比如神婆劉着綿十幾年來弄神弄鬼，騙人，好吃懶做，貪財害命，誰也對她沒辦法。張秋林親自去勸他，頭次不行再三次。三番四次耐心地和她講道理，並且還動員別的人四面八方的去規勸她。有一點進步就鼓勵她，終於把她改造過來，參加了紡織。

張秋林白日開會，忙這忙那，給人家解決困難，黑夜就紡花，無怪乎年時選勞動英雄的時候，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不用說那是秋林』，她博得羣衆的一致擁護。

張秋林的名字，不只是在離石人人都熟悉了，而且成了全晉綏邊區婦女們所要學習的榜樣。去年臘月她從邊區三屆勞英大會回來後，就更加忙個不了。從這村跑到那村，討論怎麼組織紡紡，發動婦女生產，並傳達了大會的盛況和宣佈她的生產計劃以推動大家。在她村的會上，她講了紡經紗、織標準布的好處，號召大家都訂生產計劃、組織變工互助，就在這些日子裏，她揹帶的紡了二斤花，織下一疋布。

二月初她又參加了縣上辦的快機訓練班，學了一個多月，畢業時考得第一名。

接着就和縣政府、抗聯籌備創辦合作社。在婦女羣衆中發動集股，開頭有一些婦女不相信，於是張秋林親自到各自然村向婦女們仔細說明合作社的好處，她們都相信張秋林的話，爭先入股，有的三百五百元，還有一千兩千的，十幾天工夫就集起五萬多元。

合作社開始決定用勞英大會獎給張秋林的那架快機，和婦女變工織標準布，由秋林和女幹部劉止科給別人織布，別人給她紡紗，每織一丈布就變工紡四兩線。這樣婦女們都愛方便，不幾天就有四十多個人變工織了四十幾疋布。

到四月開開了社員代表大會，選出了理事、監事。五月十五日合作社正式成立了，定名『秋林合作社』，選張秋林作主任。

當合作社已變工織了三疋標準布的時候，又收到了第二期標準布的原料，要合作社負責做三個行政村的發花、收布和發價的工作，這樣來團結紡婦，發展合作社。辦法是每個婦女織的數目，由大家

開會討論，自己決定把布織好後，按照單據向合作社交布，隨時發給工資。每疋布除發給三斤半棉花外，淨賺工資一斗二升小米（大斗）。爲了鼓勵織婦還從手續費中抽百分之一做獎金，經大家評議給獎。織一疋標準布普通的婦女連紡帶織有二十天就行了（連家庭勞作在內）。這是婦女們的一個很大收入。

到六月底止，合作社共收了九百四十疋標準布。目前合作社已集下一千零五十股，每股二百元，共有股金二十一萬元。社員有二百四十多人，其中二百人以下是婦女，合作社經理織標準布外，爲了供給羣衆日用品，便利羣衆，又代賣許多日常用品，價格要較普通市價低百分之十。

這些只是張秋林半年工作的大概。

女工勞動英雄李鳳蓮

甲 李鳳蓮的光榮鬥爭歷史

一 參加革命

李鳳蓮同志是邊區被服廠的女工，今年二十四歲，參加革命工作已經八九年了，她年幼時，在娘家過了十多年窮苦的日子，又作了二三年挨打受氣的童養媳。一九三五年陝北土地改革開展，她以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娃，毅然參加了革命的隊伍，下面是她幼年生活和參加革命的簡單回憶：

「我娘家在靖邊縣四區二鄉沙家溝，父親從小就給財東家攬工，莊稼收割完了，冬天還給人家攬羊，滿年掙幾十塊工錢，自己雖有幾畝山地，沒有養，只好荒着，父親掙的錢養活一家七口（父親、母親、兩個姐姐，我和一個妹妹一個弟弟）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家長年吃的是糠和野菜，穿的更是破破爛爛，我過冬都沒有穿過裝褲；老人沒法子，只好出賣自己的女兒，我三歲上就被賣定給三十里外一個比較有錢的人家。我從七八歲上，在家裏就和母親姐姐們一道拾野菜拾水砍柴。到了十三歲上，家裏實在沒法養活，就把我送到婆家當童養媳，這一年母親也得病死了，我的未婚夫是個癱子，不能作活，婆婆脾氣很大，我雖年紀小，抬水，做飯，推磨，什麼都要做，還常被婆婆打罵，婆婆嫌我脚

大，不好看，常指着我父親的名字罵『窮鬼，對女子從小沒好管教，留一雙大脚。』婆婆又捨不得給我吃，當是給吃些剩飯，喝洗鍋水，自己受苦不敢說，婆婆還常罵：『死了去，死了再買好的。』這樣的日子，實在苦極了。一九三五年地方上鬧革命，紅軍常到村子裏叫婦女們也開會，講革命道理，有一次是秋天裏，我在姑母家住，聽到一個紅軍的宣傳員說，婦女也可以當紅軍，我聽了很高興，就偷偷和我二姐李平一同跑去，參加了革命隊伍，後來婆家知道，也沒有追問，我到了隊伍上，就給換了新衣服，吃得好好的，很多女同志和男同志歡迎，我心裏真喜歡極了。』

二 在女工廠裏

『開始參加革命，我和二姐和另外兩個女子，先到了永平，住在供給部，不久敵人圍剿，在附近打仗，槍砲聲聽得清楚，後來住了女工廠，因為敵人圍剿，工廠常上來下去的搬家，曾住過永平，瓦窰堡，吳旗，志丹等地，我心裏想，反正窮人多，革命總會成功，沒有害過怕，跑路也不覺得累，心裏倒很痛快。』

她在女工廠裏，開始會給一二十個女工做過一個多月的飯，還負責買菜，飯做得很快很乾淨，買菜也很細心，公家的一個錢她都看得很重，後來工廠擴大了，她稱棉花，工作很積極，那時擔任女工廠廠長的楊芝芳同志，現在提起李鳳蓮來總是說：『那是個好娃娃，一二百女工做活，她一個人稱棉花，從早忙到晚，可是她總是耐煩細心的做，沒有說過累，工作始終如一。』

三 在被服廠裏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被服廠要女工，她就被派到被服廠去，在廠裏，她裝衣服、鎖扣眼、行衣服，都做得很好。

在女工廠和被服廠裏，她不但努力工作，也積極參加學習，在一年多搬來搬去，又是戰爭的工作緊張的環境裏，她認識了三百幾字，她也很喜歡聽時事和政治課，她知道了窮人要翻身，要走到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

一九三六年底，雙一二事變後，被服廠搬到延安橋兒溝，當時有些女同志，看着國內和平了，想退伍回家過太平日子，也有的要求住什麼樣的學校，不安心工作。可是李鳳蓮同志想：『幹革命總要幹到底，至於工作，組織分配什麼就作什麼，反正都是革命工作。』表示了 she 堅定的革命意志。

一九三七年初，她在被服廠和趙永泰同志結婚，老趙是該廠的縫衣工人，擔任工會的文化委員和俱樂部主任，對於結婚的意見，李鳳蓮同志說：『我不贊成一定想要和地位高或有錢的人結婚，只要是革命同志，工作能互相幫助就好了，我和老趙結婚，他文化比我高些，我想他幫助我提高文化。』二三月間，被服廠搬到延長，暫時解散，她考入延安會計訓練班住了一個多月，這時期老趙隨供給部到前方，不久又回來派到中央印刷廠工作，她在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間也被調到中央印刷廠工作。

四 在印刷廠當了勞動英雄

在中央印刷廠，她在裝訂部工作，別的學徒是學四期（共一年半）滿期成爲工人，她因爲工作積

極，僅兩期就成爲正式工人了。並且她生產得數量最多質量也最好，摺頁子她每天能摺到四千五六百頁，並且摺的整齊，號碼對得好，當時裝訂部十七八個工人每天都是僅能摺兩千多頁，要比她少一半。對於產量多的原因，她說：『我作的多主要是自己工作認真和抓緊時間，工作的時候專心努力，不閒玩笑，另外我起的很早，常常我起床時天上還有星星，我把火生着，摺一二百頁，別人才起床，到正式上工時，我常摺到三百多頁』。她也會裝訂和用彎刀裁書，做得很快很整齊。

一九三八年初，她參加了共產黨，在黨的鍛鍊和教育下，她對革命的認識和決心，更清楚更堅定了，她了解到革命工作要大家努力，才能搞好，不僅本人要積極努力，並且要團結推動別人。她這樣認識了，也就這樣去作，她被任爲行政的小組長和職工會的婦女幹事，她經常督促檢查女同志們的生產和學習，關心女同志們的疾病、衛生和小孩。關於這時期的工作，她很謙遜的說：『我年輕，什麼也解不下，就知道自己努力幹，和儘量幫助別人。工作方面有校對科呂西良同志常常幫助我，在生產上，我參加了工廠裏的突擊隊，每次生產總結，裝訂部我總是第一名。我常組織婦女們互相競賽。一九三九年初我在突擊隊裏，禮拜天上山開荒，受到工廠獎勵，郭風英自己沒得到獎，有些悲觀失望，我就常找她談話，鼓勵她說：『你腳小，不便上山，咱兩個在裝訂和學習上可以互相競賽。』這樣逐漸提高了她的情緒拚命趕我，以後工作很好。女工沈桂蘭偷偷的吸洋煙，我對她好說好勸，不曉得有多少次，我也動員別的女工們，對她勸說監視，後來把洋煙戒掉了。印廠學習比較抓的緊，我學得能寫簡單信。一九四〇年三八節，被選爲模範婦女，得了獎勵。全邊區工人的五一大賽，經總工會獎給五角星的生產學習模範獎章，本廠也常給些獎勵，我都記不清了。』

五 模範的保育工作者

李鳳蓮說：『一九四〇年的中秋節，中央發行部王部長的小孩沒有奶吃，找不到保姆，問我是否肯去給奶小孩（我在一九四〇年春生了一個小孩，當時還有奶），我想那有看着首長小孩挨餓不管的道理，當時就答應了，我的小孩那時已經能吃飯了，我就把奶儘飽給王部長的娃吃，奶了三個月，娃長得胖胖的，這時中央印刷廠成立托兒所，找保姆不容易，又調我到托兒所工作，我對組織分配的工作，從來沒有提過意見和不滿意過，就又到了托兒所，二十多個娃娃，都養得很胖。』那時有六個人工作，那五個都是山農村出來不久的婦女，撫養小孩的辦法就是要耐心，要乾淨，常洗澡，勤換衣服，吃東西要有一定的時間，能吃飯的小孩，飯量要慢慢的逐漸增加。她保育小孩，不僅自己細心，負責，也常教育推動別的保姆，她說：『這都是革命的後代，要好好的培養愛護。』在她影響推動下，大家都很負責，娃娃們都很健壯，因此她也常受得獎勵。

六 在被服廠是模範的趙占魁運動者

一九四二年一月，她和趙永泰同志，一同被調到被服廠工作，她在女工班鎖鈕眼，一直到現在。在這兩年中間她埋頭苦幹，始終如一，自己生產最好並領導推動別人，是全廠二百多工友一致公認的最好的勞動英雄。被服廠的趙占魁運動她是最早參加積極推動者。在兩年來她沒有間斷的擔任着行政小組長，支部婦女幹事和工會婦女幹事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四月工廠競賽，她得特獎六十元，去年春，被選為邊區一級機關工廠的勞動英雄，邊區政府獎洋二千元。五六月間工廠檢查工作又得獎洋二

千元。被服廠去年夏冬衣生產總結，她又以優秀的生產成績，得獎毛毯一條，這次又被選為出席邊區勞動英雄代表會的代表。

乙 李鳳蓮的優良品質和工作成績

一 堅定的革命意志，最守紀律的精神，埋頭苦幹始終如一的作風

她自從參加革命以來，認定革命隊伍是她的家，革命工作是她光榮的事業。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同志和男同志已有個別的消極落後離開革命隊伍，只顧自己發財享福去了，但她抱定決心，始終為革命工作，積極幹到底。有些同志為了個人的利益或虛榮，對工作講價錢，她是始終尊重組織的調動，滿意的接受組織所分配的任何工作，嚴格遵守組織紀律。在工作上始終如一的埋頭苦幹，她所擔任的一切工作都積極耐心的幹，都做得很好，受過多少次獎勵，從來沒有一點自滿和驕傲，她還總覺得自己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自己在工作中，就是有些小病，和懷孕將產，大腹便便以及奶着小孩時，也總是不僅自己積極工作，還推動檢查別人。她為了多給革命出些力，把自己生的第二和第三兩個孩子，送給羣衆撫養。她這種優良的品質是值得尊重學習的。

二 生產上數量最多，質量最好，對原料工具最節省愛護

她鎖鈕眼在去年初每天鎖三十套（每套九個眼），已經是全廠最高的了，在趙占魁運動開展後，

產量不斷提高，棉衣總結時（天暖時做）平均每日鎖四十四套，超過從前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夏季天長時最高日計曾達五六十套。廠內另外幾十個女工，僅有一個同志產量和她差不多，但不經常，質量也差一些，其他同志，最高平均每日三十五六套，普通的是二十多套，最少的是六七套，李鳳蓮同志比一般女工多百分之百。她鎖多的原因是積極耐心和擠時間，她常帶着小孩，可是她把時間配備得很好，做飯喂奶，洗東西，作工，都有一定的時間，很有規律，這樣娃也養得好，活還做得多。

生產質量上她也是最好的一個，廠方規定的大眼二十四針，小眼十八針，她都能做到，有時還超過，鎖得也很整齊。

在節省上，她首先用接線頭的辦法，連一分長的線都不會浪費，並且教給別的同志，在線上節省了很多，對針剪都很愛護，有些同志，常丟針，把剪刀也隨便扔，她常提出批評糾正。對縫的衣服，她都搞得很整齊很乾淨。

她看到工廠裏的布條、爛炭、木渣有浪費時都隨時提給廠方注意糾正。

三 幫助推動組織別人生產，和改造二流子

她在工廠訂出生產任務以後，都領導與組織女工討論，定出每人的任務，並推動女工參加趙占魁運動，訂出自己學習趙占魁的計劃，每半月開全廠女工大會檢討每人生產情形，她也常自己去直接檢查，並組織女工們在牆報上，在會議上發揚好的，批評壞的，使女工的工作不斷進步。她會和積極份子團結（如侯立珍、蔡金華、周明光、沙回民、白桂花等）經過她們推動全體婦女，還常採用互相挑戰競賽的辦法。她生產技術好，很有耐心的教給女工們剪鈕眼、接線頭，和怎樣鎖得勻整的辦法，對

提高質量、節省線上起很大作用。

被服廠鎖鈕眼的女工中有兩個二流子，叫宋銀花和李桂花，好吃懶做，裝假病，每天鎖五六套衣服，去年都有轉變，李桂花轉變最大，李鳳蓮同志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她時常向她們教育批評，組織婦女們向她們說服鬪爭，五六月檢查工作又經過工人大會的批評鬪爭，後來李鳳蓮同志想了一個辦法，把她兩個叫到和自己一塊做活，常向她們說服教育，向她們提出競賽，幫助她們訂生產計劃，對她們的每一點進步就鼓勵，並向全廠發揚，對於缺點則指明說服糾正。這樣，這兩個人就轉變了，現在每人每天鎖二十來套衣服。改造二流子要抓的緊，分配具體任務，要經常督促，關心她們，不是鄙視和打擊她們，個別說服和羣衆鬪爭配合，鼓勵每一微小進步，這是李鳳蓮同志的經驗。

四 革命的階級友愛和賢妻良母

被服廠全廠二百多個男女工人中，沒有一個不贊仰她的，尤其對於女工，她非常關心，常向她們講婦女應怎樣衛生和保育小孩的辦法，女工有了病，她常去照顧，幫助打水打飯洗東西，去年杜占彪老婆有病，娃娃沒人照顧，她自動抱來自己照看了一個多月，把自己的奶喂他，每天還做幾次飯喂他（她自己一九四一年底生的第二個小孩，因爲自己工作多，送給羣衆撫養，所以還有奶）。

她對丈夫趙永泰的關係上，也是值得發揚的。趙永泰同志本來工作還有辦法，文化也不錯，可是工作上吊兒浪當，還有愛吃喝賭博的毛病，有時還向李鳳蓮同志發脾氣，但是李鳳蓮同志對他總是和氣的但嚴正的進行說服和批評。老趙的毛病逐漸改正，現在好了。老趙也常擔任工會工作，有時幹得不起勁，李鳳蓮同志也常督促和幫助他。對娃娃也照管得很好，第一個兒子現在三歲多了，就像五六

歲的，臉蛋紅胖，從來沒有生過病，因此去年鄧發同志親筆寫「勞動英雄又是革命的賢妻良母」的獎狀給她。

五 積極參加反特務鬭爭

她積極的參加了被服廠的反特務鬭爭，尤其對於一個女特務，在上半年來廠不久，李鳳蓮同志看到她今天和這個工人要結婚，明天和那個工人搞戀愛，破壞工人團結，引起工人不安心工作，就懷疑不是好東西，當時就報告支部負責人加以注意，並且工人中提出要有正確的男女關係。在工廠反特務鬭爭開始李鳳蓮同志就提議對她加以審查，經過多次講話和開會，不肯坦白，李鳳蓮同志就找來個別談話，有一次，就一直談了一夜，解釋寬大政策，說明革命前途，結果這個女工坦白了，原來是包頭漢奸派來搞美人計的特務，她在坦白會上說：『不是李鳳蓮同志向我解釋得清清楚楚，我是不想說的。』

邊區工業戰線上的男女工友都應當向李鳳蓮同志學習，向她看齊！

丙 絕不自滿，繼續提高和進步！

在這次勞動英雄代表會上，她又提出了自己的新計劃，她說：『我決心不斷的提高和進步，向趙占魁同志和其他勞動英雄們學習，並願和大家進行革命的競賽。』她的計劃是：

一 自己生產方面：

- 1、數量上保證今年每天平均鎖四十五套（去年全年平均鎖三十六套）。
- 2、質量保證針碼在規定標準以上，開鉗眼位置適當，大小一致，鎖的針腳勻整。
- 3、永遠保持不浪費一分線頭和愛護衣服針剪。

二 幫助與組織別人生產方面：

- 1、現在有些同志鉗眼開不好，鎖的不勻整，接線頭還長，我最近馬上教好她們，今後有新的工人，我都負責很快教會鎖的技術。
- 2、推動與幫助參加趙占魁運動的女工，訂立新的計劃，把過去的計劃提高一步。從前檢查不經常，今後每週都檢查一次。

3、組織女工中個人與個人、組與組的競賽，並領導女工與全廠各股競賽。商同工務科每月把每人生產具體情形公佈出來。

4、繼續幫助宋銀花、李桂花，鞏固她們的轉變，幫助她們繼續進步，現在還有二三個工作不大的女同志，今年一定教育好。

5、提議與推動全廠向其他工廠進行競賽。

工作辦法上，女工方面，更加密切和幾個積極份子的聯系，常和她們接頭，通過她們了解推動全體女工，不好推動的人自己直接下手。關於全廠工作，對工會和廠方多提意見，商同大家工作。

三 其他方面：

- 1、對會失足已坦白的女工，自己負責教育她，使她很好的爲革命工作。
- 2、積極參加工廠整風，和時事教育，並推動其他女工。
- 3、這一二年文化上沒有繼續提高，這是一個大缺點，今後一定好好學習文化，組織婦女識字組，每天識兩個生字，並推動全體女工學習，我自己直接幫助焦桂英、白雲兩個同志，我學的字，都教育她兩個。

4、現在女工中有些愛吵嘴和夫妻不和睦的毛病，今後要加強教育，糾正這些毛病，要鞏固工人的團結。

家屬勞動英雄陳敏同志

一 出身於重男輕女的封建家庭

冀中深澤一帶是一個肥沃的產棉區域。那裏的婦女，除了少數家庭特別富有的以外，差不多家家紡織。陳敏同志就是深澤人，她八歲時就伴着紡車，過着封建家庭的勞動生活。

她的家庭是一個極端守舊的家庭。父親是過繼給二祖父的，在四川某軍作事，在那裏另有家室，常年不回家。母親帶着三個孩子（陳敏和她的姊弟），靠二祖父過日子。而二祖父却是那樣一個重男輕女的老頑固，把女孩子看作是『賠錢貨』，只當作牛馬來使用。因此，陳敏尚在八歲的時候，就不能不去學紡紗，並且還要幫着姑姑帶娃娃，幫着母親作針線；秋天來了，便到地裏去摘棉花，這樣，終年勞動着。

她十一歲時，母親就去世了！這是七月間的事情。十二月父親從四川回來，跟二祖父鬧了一頓之後，才把她們姊弟三個送到保定去讀書。後來，陳敏和姊姊都考入了同仁中學，弟弟考入了育德中學。一九三七年蘆溝橋的砲聲打破了陳敏同志那種升大學，做女中丈夫的夢，代之而起的，是抗日救國的熱情鼓舞着她的心。那時她才十八歲，是初中二年級生。

抗日的烽火燒遍了冀中平原，一切熱血的男女青年都走上了抗日戰場。陳敏有個保定二女師畢業的堂嫂，首先走出教室，當了縣婦女救國協會的工作。有一次，她會召集全村婦女，集合在她家的場院裏，給抗日部隊縫洗衣服；那頑固的二祖父吹鬍子，瞪眼睛，罵陳敏『瘋了頭』，不守『家規』。可是，大敵當前，陳敏同志却不能聽他二祖父的『教訓』了。

二 走上了光明道路

三八年，家庭的牢籠再也束縛不住她們那奮發的心志了。先是陳敏的姊姊藉口去外婆家，首先『背叛』了二祖父的『家教』，走上革命的道路，進了深縣舊州的抗戰學院。二祖父知道以後，大罵『家門不幸，出了叛逆』。接着有一天，二祖父起集去了，陳敏的弟弟陳乙，騎了一輛自行車，帶着陳敏一直跑了一百多里，也考進了抗戰學院。從此，陳敏姊弟三人，就都走上了光明大道（姊姊後來參加『火線劇社』，仍在冀中；弟弟現在『團結』部某連當指導員）。

陳敏還有一個比二祖父更頑固的大伯父，他反共，反八路軍，反人民，他曾大出佈告，緝拿陳敏姊弟，說捉住活的七百元，捉住死的五百元。後來這個喪心病狂的大伯父竟當了漢奸。

三 站在共產黨員的崗位上

陳敏同志在抗戰學院學習了三個月就分配了工作，在冀中經濟委員會做會計。工作雖很繁忙，可

是她却能勝任愉快。後在工作團工作，與八路軍某部×團政治委員譚文邦同志相識，以後，他們倆結了婚，從此她也參加了部隊。

部隊轉戰華北，她在團政治處任組織幹事。當時日夜行軍打仗，有時一天吃不上一頓飯，有時只吃糊糊，陳敏同志自己揹着揹包，有時還揹米袋子，和男同志一樣過着艱苦的生活，她從沒叫過一聲苦，對自己的工作也沒一刻放鬆過。她常說：『我是一個黨員，我就要站在一個黨員的崗位上。』

有一次，部隊在靈邱時，譚政委帶着隊伍打仗去了。後方只留下她和教育股長、青年幹事等六個人，看着十三個犯人和全團的大行李，半夜間突然發生了敵情，他們這六個人，只有陳敏同志帶着一枝手槍，此外再沒有別的武器了。他們很迅速的轉移，脫離了敵人，連續急行軍一天兩夜，直到第三天才會合了部隊，即便在那樣最緊急的情況下，陳敏同志還是毫不慌亂，表現了她的勇敢和鎮靜。

一九四〇年由華北轉來邊區時，陳敏同志正在懷孕，可是她依然跟男同志一樣，爬山越嶺，每天行軍七八十里到一百里，沒有落後過。上級關懷她，給了她一匹馬，可是她拒絕說：『我不騎，因為照規定我不應該騎馬，我騎了會叫人講怪話，對戰士影響不好！』結果把馬就送給了衛生隊。過同浦路時，遭敵人襲擊，她沒表現過驚慌。五月她來到邊區，五月生第一個娃娃（這個娃娃已經死了）。

四一年一月間她又去雁北工作，那時正值敵人大『掃蕩』，她跟隨部隊，無日無夜，天天穿插於忻崞寧武諸據點之間，那真是想像不到的艱苦的鬪爭啊！有一次，敵人四面包圍住山頭，而且直衝到山崖上了，我們僅有的少數隊伍把敵人阻住，到天黑時敵人撤退了，我們也開始轉移。漆黑的夜，下着大雪，塞外的寒風狂吼着，肚子裏餓着，這一夜間，陳敏不知道跌了多少跤，她始終沒有叫一聲苦。還有一次，在忻縣過汾河敵封鎖線時，一連翻兩架大山，走一百多里路，從下午三時走起，一直

到第二天上午九時，當攀爬一個陡峻的絕崖時，那大風把人的帽子都吹跑了，甚至有不少戰士都掉隊了，可是陳敏同志，一路步行，仍舊緊隨着隊伍，毫無怯色。她這種堅決的精神，鼓舞了不少的戰士說：『團政委的老婆還能走，咱也得趕上。』她處處表現出一個堅強的女性，是一個優秀的黨員。

四一年年底，她又從雁北回到邊區，四二年二月生第二個娃娃，接着分配到瓦窰堡鞋工廠任指導員。四三年到金盆灣，仍任鞋工廠指導員，三月又生下第三個娃娃。她雖然帶着兩個娃娃，可是對於工作、學習、生產，從沒放鬆過。上級嘉獎她說：做事情有計劃，有毅力，不論在什麼環境裏，她能夠堅持下去！她在瓦窰堡領導鞋工廠，更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四 怎樣領導鞋工廠

在四二年的時候，全族的人都讚美說：『×團的鞋子樣式美，又耐穿；戰士和幹部都有鞋穿。那是誰的勞績呢？就是陳敏同志！』

當時她在瓦窰堡是獨力經營這個鞋工廠的。三月間，上級派她當鞋工廠的指導員，當他接手時，全廠的財產只有八千元現款，三百斤爛布，二百斤爛麻，和一點小米。廠長是一個清澗的老百姓，雖然他的技術高，但管理教育的經驗差，除技術指導外，一切行政上的責任幾乎都由陳敏同志負責。後來廠長調走了，於是陳敏同志就單獨負起了全部責任。

四二年正是困難的一年。她的鞋工廠更是常常領不到經費。有一次，她走幾百里到團供給處領經費，住了幾天，只領到四百元做她路費回來。沒有錢，這工廠還怎麼開下去呢？可是陳敏絲毫沒有灰

心失望。後來上級給她任務，讓她這鞋工廠做到全部自給，原料由她自己採辦，經濟由她自己籌劃，上級允許她除了供給公家的鞋以外，剩餘的可以自由售賣。工廠向公家領小米，要算價錢，工廠給公家做的鞋，公家也照價給錢。由於她苦心經營，不但做到了全部自給，供給了全團×千雙鞋，而且到年終結賬，還盈利二十萬元。

她管理這個工廠比管理她自己的事情還操心得多。她心想：『這財產是我們黨的，而我是黨員，所以也就等於我自己的一樣！』她親身參加做鞋工作，她研究如何做得好，做得快。她細心精確的計算一丈布能裁多少鞋面，多少爛布能做一雙鞋底，一雙鞋用多少布。當時每雙鞋成本要七十元，再加上工資十五元，共八十五元，可是她每雙鞋只賣一百元，比市價便宜很多（給公家合價，每雙只給九十元）。鞋的樣式又好，又結實，所以老百姓都去買，當地機關和部隊，更多成批定購，因此生意極好。不久又添置了一架織布機，一架織毛巾的機子，擴大了生產的規模。

在管理工廠當中，她十分注意節省。她不肯糟踏一根爛麻，捻麻繩時，地上剩下了爛麻頭，她都把她撿起來，和好麻配在一起捻繩。她連一點布條也不肯拋棄，初時她看見工人把沿鞋底布剪得寬了，她親自去糾正，把沿鞋底布又剪下一刀，這剪下來的正好够沿鞋鼻子用（雙鼻襪鞋）。她常對工人講：『不要小看一分布，一雙鞋節省一分，一百雙鞋就是一尺呢！』

她處處照顧着公家節省，有時工人裁鞋面，就得到她的屋裏去裁，告訴他們怎樣裁才更合算。有些落後的人就這樣說：『我們的指導員真厲害！』

全廠職工計有小鬼十人（都是從連隊上調來的，一半學徒性質），技術工人二人；另外連伙夫採辦人員等共二十七人。

那些從部隊上調來的小孩子，都很調皮，僱工也很難管理，可是陳敏都跟他們團結得很好。她給工人們上課，經常開會，那個不好的做工，她就經常找他談話，或在會上批評，尤其她以身作則的苦幹精神，影響了大家。她把工廠搞得非井有條。她關心工人們的伙食。她常常把管理員大司夫找來開會，研究節省的辦法，還要吃得好。當六七月間，新麥上市的時候，她打聽得一斗小米可換一斗半麥子，她看來合算，就把一部小米換了麥子，蒸饅頭和小米豆子稀飯配合吃，她把伙食調劑得美，工人都很高興，而且糧食也不超過。

那年四月一日，陳敏剛剛吃過晚飯，正一面給娃娃餵奶，一面跟工人談話，忽然上級送來一個命令，說：到六月中旬，要完成一千二百雙鞋子。天呀，這是一個重大的任務呀！就從四月一日算起，才整整兩個半月的時間呢！她心裏很著急，她平常就是一個急性人，可是她並不著慌，她立即計劃一下，召集了一個全廠工人會議，決定日夜加工，星期天只休息半天，她用各種辦法提高工人的工作情緒（如改善伙食等）。她自己也親身參加工作，糊鞋幫，縫鞋口，常常半夜不睡覺，她走着路手裏也在縫，談著話手裏也在縫，一天能縫五十雙鞋口。到六月一號，剛剛兩個月的時間，她就將一千二百雙鞋送到團上去了。

不要忘記，她當時還帶着一個才幾個月的娃娃呢！

五 對生產認識的改變

陳敏同志說：她過去對生產的認識也是不正確的，心裏總想自己是來做革命工作的，搞生產應該

是別人的事情。那時，她還沒有了解到：生產就是革命工作這個意義。在鞋工廠工作時，自己實際參加勞動，於是對勞動的意義才有進一步的了解。特別對毛主席、朱總司令、賀師長提出生產的號召以後，當她親眼看見王旅長親自扛着繃頭到山上開荒，她親眼看見那些在戰場上流過血的戰士們一天挖地三四畝，她看見每一個男同志都在山上流汗的時候，使她更深的感覺到勞動的偉大，勞動的光榮！

雖然我因為生理上和體力上的限制，不能跟男同志一樣的去開荒，感覺很慚愧，可是我下了決心，要參加到生產中來！

這個意念在她的心裏牢牢的生下了根。

去年，她帶着兩個娃娃，在金盆灣鞋工廠當指導員（工人都是家屬和十三四歲的孩子），秋收時，她把娃娃摺在背上，領導鞋工廠的女同志們，放下錐子、剪刀，一起到山上去切穀穗。到去年十月，全旅婦女生產大會，王旅長號召大家紡線之後，她心裏喜歡極了，她說：『我找到生產的道路了！』她回到團上，首先買了一架紡車，嗡嗡的紡起紗來，她又組織全體女同志來紡紗，不會的她細心教，偷懶的她耐心勸，她說：

『我們女同志雖然不能夠跟男同志一樣開荒種地，但保衛邊區，建設邊區我們也一樣有責任呀，女同志也不要有一個站在生產之外！』

陳敏同志是一個團政委的愛人，也是一個初中學生，還帶着兩個娃娃，可是她認識了勞動的意義，勞動改造了她的思想，因此，她在生產中也創造了輝煌的成績。

六 怎樣分配時間

現在她不擔任指導員的工作了，專門帶娃娃和生產，她每天的時間是這樣分配的！

早晨六點鐘起床，洗臉以後到十點鐘，共四個鐘頭，完全作娃娃的事情，她一面給小娃娃洗刷片子，一面又生火給大娃娃作飯，片子洗完了，飯也煮熟了。這期間還包括他自己吃飯和給小娃娃喂奶的時間。

十點鐘以後，就是她紡紗的時間了。也許有人會問：兩個娃娃在旁，怎麼紡得下呢？陳敏同志有辦法。大娃自己會跑會玩，可以不必過多操心；小娃呢？她放在炕上，炕的裏端她釘了一個木橛，用一條綁帶，一頭綁在木橛上，一頭綁在小娃的腰間，於是雖然小娃在炕上到處爬，也沒危險。炕上只舖着一張席，小娃在炕上拉屎拉尿，也不要緊，用東西擦掉，換片子就是。最近王旅長的愛人送給她一張小娃床，她的小娃就多了一個玩耍的天地。

她的小娃還有一個壞脾氣，就是非抱在懷裏不睡覺。她沒辦法，只得把小娃抱在懷裏，一面哄他睡，一面還不停的紡她的紗，她爲了完成計劃，是想盡了一切辦法來擠時間的。

到下一點，又給大娃作飯，她一面看着火，一面還是搖着紡車。除了給小娃喂奶，她自己吃飯，黃昏時在院裏散步，這些時間以外，她可以一直紡到晚上十點鐘。平均下來，每天最少能擠出六小時來紡紗。（而且有時還要幫幫丈夫的忙。）

晚上十點到十一點，是她看文件閱報的學習時間。十一點睡覺，每天睡眠七小時。

過去，陳敏同志平均兩小時紡一兩紗，一天可紡三兩，報紙上發表的她今年紡六十斤的計劃，就是照這個標準規定的。但是熟能生巧，她紡紗的技術提高了，她現在六小時能紡四兩了。那麼仍按十個月計算，她今年的計劃已提高到七十五斤。就以紡六十斤計算，到今年年底，她可以集蓄到一百斤棉花。（紡紗六十斤，可賺六十斤花，加入合作社的二十斤花，年終可得本利四十斤共計一百斤。）如今年紡七十五斤，則有一百一十五斤了，這就是她今年減輕公家負擔的計劃和明年擴大生產的基礎。

七 不僅會生產，而且會節約

『多節省一分錢，就能夠給黨多積蓄一分力量，所以一針一線，都不得浪費！』

這句話是她愛人譚文邦同志給她講過的，這個意念深深的烙在她的心上。她處處注意節省，在前面講到他管理鞋工廠的情形時，也可以看出來。

陳敏同志自己不喜穿，不愛吃，這個樸素的作風，不僅是受譚文邦同志的影響，也是她自小就養成了的。

到部隊以後，在前方時竟得有大鍋飯吃就好，有時吃糊糊也不覺苦，回到邊區來，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自然更沒有額外的要求了。她和譚文邦同志結婚時，別人送過她一件比較好的衣服，她一直保存到現在，她覺得穿不出去，要樸素些才舒服。

去年，她帶着兩個娃娃，每月領二十斤肉和奶費，可是她捨不得吃。到年底她從這裏節省下兩萬元錢買了二十斤花，打下今年生產的基礎，準備給公家節省十五萬元。（她的生產節約計劃，見去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第一版頭條)

即使小的地方，她也能够注意到：比方她晚上紡紗，煤油燈不用燈罩，燈頭又變得很小，因為紡紗不用大亮就行。這樣她每月又可給公家節省許多燈油。她的屋裏，連一個木炭火盆也捨不得用。她自己找了三塊舊磚，砌成了一個三角池子，在屋子中間當火盆。

八 向她學習

自從陳敏同志的生產節約計劃在報紙上公佈以後，延安各機關學校的女同志及家屬，爲實現毛主席『組織起來』的號召，都一齊奮起，跟陳敏同志學習。於是陳敏就忙起來了，近來天天有人請她作報告，請她參加生產座談會，或派人訪問他的生產經驗（前後有楊家嶺，解放日報社，留政幹部招待處，中央醫院等機關請她作報告；留直政，邊抗聯，中央民委等機關派人前去談生產經驗）。而跟她挑戰作革命競賽的機關和個人，更是使她應接不暇，前後已有邊抗聯，邊府建設廳，第一保育院，楊家嶺和南泥灣許多女同志和家屬，她還帶着兩個娃娃（一個近兩歲，一個八個月）的青年母親，真像設下了擂台一般。

第一保育院給她的挑戰書有這樣的話：『我們個人生產收入計一千一百四十七萬一千六百九十八元，以百分之廿五歸公，歸公部份的個人生產計三百二十六萬五千四百零一元，替公家節約二百七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元；自給部份爲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一百二十六元。』最後說：『全院女同志願與你作友誼的競賽……』她們擬定的評判人是王旅長，民政廳唐副廳長和建設廳高廳長。

陳敏同志欣然應戰，在她回答的信上說：『極願與貴院女同志作革命競賽，但我個人的條件，須待全旅婦女生產代表大會（二月三日）之後，才能提出來告訴你們。』

實際上，陳敏那裏的家屬已經組織起來了（連曹專員的愛人帶三個娃娃也極積參加了。）而且由她親自領導。其中有一個參謀的家屬，帶一個娃娃，開始對生產不夠積極，經她幾次苦口婆心的勸，耐心積極的教，幫助修理紡車，終使這位女同志轉變了，現在每天能紡二兩到三兩紗，而且今年計劃要紡六十斤紗，作到全部自給。

留政也有一個科長的家屬郭峯同志，起來響應陳敏的挑戰，每天至少紡四兩紗（不帶娃娃），全年衣食一切費用，全歸自給。

向陳敏學習，已經造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運動，熱潮正在開展中。

九 陳敏同志的決心

最後，陳敏同志對人表示了這樣的決心：

她現在工作是帶娃娃和生產兩大任務，這都是革命工作，她要把這兩個工作都做得好，在完成生產計劃時，還要注意不損害娃娃和自己的健康，保證每天有一小時的學習，而且還要抽出時間，組織更多的人到生產中來，她下定決心，要把領導的家屬小組，造成模範的生產小組。

共產黨員之妻

吳力夫

一 緊張的生活

天氣炎熱，滿懷慈母心情的馮桂英，好像給五六里外愛女底嚎哭所鞭策；匆促地不顧路旁的尖石和棘刺，向家裏狂奔。可是，滿裝桑葉的柳條籠子的負擔，延緩她的步伐。她却恨不得一步跨進家門。

她在惱恨她底一雙『解放腳』：『氣死人！我可不教滿兒（她的女兒）受這樣的罪！假如，我有一對『爾格』（現在）女娃子的大足，一籠子的桑葉，還不是很快搬到家裏嗎？』

清晨吃了一次飽奶，睡在熱炕上的滿兒，一覺醒來，看不到媽媽和哥哥的影子，在寬大靜寂的窰洞裏，嚎起來了。窰門外，和村童們『打瓦兒』（註一）的哥哥，趕忙跑回來上炕引逗：『別哭……媽媽快回來了。』

氣喘着，攜着桑葉的媽媽，在他們面前出現了。但是，滿兒却哭的更加厲害了。媽媽在水缸近旁，放下籠子，急忙坐到炕上，解開汗水滲透了的粗布衫子，乳頭塞進滿兒的小口，哭聲就止住了。自生（她的男孩）坐在灶火前面，呼喚呼喚拉動風箱，喃喃着，要媽媽放下滿兒煮飯。

隨着狗吠聲，兩個陌生的小孩子，從門外進來：

「大娘：我們是喬家村裏來的，請你到我們家裏「伸」（住）着，教我媽紡花的。我媽要和你們一同走。」

「你們先回去吧，我明天自己去，你們不要來了。……那邊機子上面我的布，遲織幾天沒要緊；可是，要給蠶兒新鮮的桑葉，今天下午，要到別人家去教。」

次日微明時分，她早起采了：一面打掃，煮飯；一面給孩子們穿衣。飯後，她揩着滿兒，手牽自生，向喬家村走去。

二 携兒尋夫

她今年三十一歲，中等的身材，消瘦紫黑的面孔上，有着辛勞的印誌。

她是葭縣倍甘驢保（區）黑水坑村人。娘家姓馮，住在靠近黃河的一個小村子裏；在九歲的那年，母親死去了；父親是個抽大煙好賭博，不務正的人。

很早，在十三歲那年，她就引過（結婚）了。此後，她開始了新的「少婦」生活；在婆婆的引導下，終日勞作着：縫衣、煮飯、紡織。現在，她常說這句話：「凡是我會做的事情，都是那個時候學起的。」

一九三四年，她的丈夫高增漢參加了葭縣的土地革命，隨紅軍北上，轉入神府地區。從此，家庭失了唯一的勞動力；起先，憑着指針收入，和變賣微薄的家產過活，後來，變賣殆盡，生活更惡化

了。

八路軍接防葭縣，國共合作，她底丈夫在葭縣北區工作的消息傳來，使她興奮的流出淚來。過了三八年舊曆新年，在親友們資助下，她引着十歲的自生，滿懷興奮冒險的心情，踏上古木的大路。

當她走完了二百里的旅程，愉快辛酸地跨進石家圪村古木抗救會的院裏時，一個熟識透眼的面孔，在門前和她相遇。她驚喜，興奮！但是，發硬的咽喉，使她說不出話來。

他把她安置在，另一個——石圪峯村——裏。告訴她說：『你們子母的生活，仍然要自己維持，因為你們是共產黨員的家屬！』

三 開展紡織

經她底丈夫幫助計劃，製好一架紡車，又借到一架織機，她就夜以繼日的；唔唔咯咯吱吱的紡織起來。這個工作出現在從來沒有紡花織布的地區，在沒有紡織技能的婦女看來，已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後來，看到她所織的布疋，腰帶，被羣衆相爭購買時，影響更大了。

婦女們都在羨慕她：『如果我們學會紡織，就不怕沒有布穿了。』

男人們，却用稱讚她的語辭，揶揄着他們的妻室：『高增漢的婆姨，真有本領！能紡花，織布，織帶子。……唉！我們……』

的確，『七七』事變後，隨着華北市場的淪陷，太原汾陽的相繼失守，碛石蠓鎮常受敵人的騷擾，

河東布源中斷的威脅，使人民焦急萬分！因之當潔白而堅實的土布和帶子在市上出現時，羣衆就爭先恐後的購買，但是，僅僅兩三布十多付帶子，在許多的買主面前，自然是『杯水車薪』難以濟事的。企圖搞到『布』與『帶』，且用一勞永逸，澈底解決的『保險』辦法，有人提了出來：『爾格多花幾個錢，把她請到家裏教女人們，只要有人學會紡織，不是永遠不用買布穿，永遠解決了問題嗎？』

她慎重的處理着，向她丈夫要求教紡織的事情：

『嗨！你大！有許多人，要我到他們家裏「仲」（住）着教。你說，可以去嗎？』

『去吧！要好好地耐心地教！但是，只能吃老百姓的飯，不能要老百姓的錢；因為，八路軍給老百姓解決困難，是不要老百姓花錢的。你是我的婆姨，給老百姓做事，自然也不能要錢。』

不要工錢，教人紡織的事實，到處都傳開了：

『唔！高增漢的婆姨！把那樣好的本事教人，一教就是五六天，連一個錢都不要！……僱個「猴小子」（童工）攔羊，一天還得好些錢呢。』

請他教紡織的羣衆，一天天的增加着，到三九年，她主要的精力，可說都花在這件事情上。今天在張三家，明天到李四家；這裏都沒有脫身，那裏又有許多人來邀。

她簡直有些應付不來！可是，並沒有逃避；也沒有丟掉自家三口的衣用生產，緊張的勞作着。

爲了更多滿足羣衆的願望，她就盡量縮減自己生產佔的時間（每月在家裏的天數，不上三分之一），在那個極小限度的範圍內；白天按冬夏季節的差別，撿柴採桑，夜間縫衣紡織。

在那樣繁忙冗雜的生活中，她沒有顯出疲倦，認識自己生活地位：『我和普通老百姓不同，我是

八路軍的家屬，共產黨員的婆姨，應當幫助老百姓。」

四 四年的功績

在她積極熱情的活動下，經她直接或間接教紡織的地區，紡織和養蠶運動開展起來了，羣衆沒有布穿的困難，已經得到克服，或正在克服着，而且，千百個婦女，正以紡織收入，改善她們家庭和她們自己的生活。

有着三十戶人家，一百五十餘口的古木石圈峯村，一九三八年前，除了有一架糜灰遍體，古老殘缺的織機外，再沒有任何一件紡織工具，也沒有一個會紡織，會養蠶的婦女。這許多人的衣用布疋，全靠河東的來源，尤其是平遙等地的小布；這三十餘戶人家，就得用一年生產中的部份收入，換取價格高昂的『外來』品。

現在，情形不同了，在這個村子裏，不僅家家有紡車，全村有十多架織機，每個婦女都會紡織養蠶，布疋完全能够自給；如張潤合的母親，張文厚妻子等勤勞婦女，都還出賣自織布，賺取紡織工資。

三八年當地的情形和市價是這樣：用一元八角本錢，買成二斤十兩（每斤七角）棉花，再花八天到九天的紡，二天到三天織的時間，織成白布出賣；可以換回大洋四元，平均每天得錢二角（註二）。如果，用七角本錢，買棉花一斤，用五天時間，織成十六付腿帶（註三），每條市價一角二分，即賺頭更大。

學會紡織的婦女們，在改善家庭生活上的重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她們自己，也因親身勞動的結果，穿上了堅實整齊的衣服。

是的，她是茂縣西北區紡織的創始人，是當時唯一的技師。

由於她四年多不間斷的工作，通鎮、古木、車會、響石等四聯保，周圍三百餘方里的銜接地帶，右圍峯陳家塢等四十餘村都有了牢固的紡織基礎。在那裏，有二百多名婦女，是經她親自教授（註四）的；目前，這批熟練的「老手」，正對着各自不同的親屬關係，循着各個不同的道路方法，向各個不同的地區傳播「紡織」。

她底難以磨滅的功績——開展紡織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羣衆是深切了解的。「沒有高增漢婆姨，我們就沒有學習紡織的路數（道路）！不能克服困難」這句話，羣衆經常提到。

去年夏天，羣衆聽得調動她丈夫工作的消息，曾羣集挽留，希望她不跟丈夫走。

現在，她已離開了那裏，但是羣衆和她的關係，並沒有割離，人們常用口信和書面問候她，她也用同一方法回答着。

五 好性格

四年如「一日」埋頭工作的業蹟，是她頑強工作的基本條件，是她驚人的性格，這種性格的由來正如她自己所說：「我和普通老百姓不同，我是八路軍的家屬。」

她却也和許多婦女一樣，愛好說話，說得流利通暢。不論是老太婆、中年婦人、少女，甚至於是男

人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她會找出很多話來和你談，從縫衣養兒的家事管理，紡織種地的生產勞動，直到土地革命統一戰線的社會問題，給羣衆正當的認識，並且她團結了教育了羣衆。人們滿意也愛找她說話：『她說話的時候，能惹人哭笑起來，告給我們不懂的事情。』

她有一般婦女所不易做到的耐心，她底子女和別家孩子罵架，或是損壞傢具的過失，雖然沒有放任或縱容；却也沒有高聲責罵過。她一想到沉痛的，早年喪母的創傷，就越發怕孩子們受到委屈。

受她教紡織的二三百名婦女中，不論是富人，窮人或抗工屬，也不論學的人精緻或愚鈍，她都一樣耐心的教，好似老先生教初學寫字的小學生一樣，站在她們背後，握着她們的手，三番五次的，教她們如何抽線，如何送梭，直到教會爲止。但是，她又和老先生不同，沒有斥責和嘲弄過學生們一次。因此竟能使許多老太婆也來請她教紡織。

她的家庭，除了脫離生產以革命爲職業的丈夫外，剩有她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沒有一『堆』土地，也沒有任何生產資本，按照優工條例，要受到優待。

但她沒有打算靠優待生活，相反的，顧慮到人民經濟困難，熱心的幫助羣衆生產，創造了葭縣西北區的紡織基礎，造成僅有的模範工屬輝煌先例！

六 新動向

去年七月回到她的家鄉——黑水坑，沒有什麼特別變異的景況，引起她過去艱難困苦的生活回憶，她說：『我那時太沒能力！』

現在，經過四年多實際經驗，她自信和先前不同了，有了克服困難的辦法。

她現在正佈置着新的工作和生活。她認為已有紡織基礎的蠓鎮倍甘兩聯保，發展的方向應與霞縣西北區不同，應該：『發動採用平台大織機，提高婦女紡織本領；增加布疋生產。』

目前正在籌備試驗——絲經棉緯的混合寬布，如果成功，不僅可達到上述兩個目的，還可以同時發展養蠶業。

她是個不知疲倦的生產工作者，是勞動戰線上的急先鋒！

- (一)：『打瓦兒』是孩童們拿小瓦塊澆白片，拋開歐着打的玩耍名稱。
- (二)：『平均每天發錢二角』等於當時農忙期間傭工工錢（一角）二倍。
- (三)：『眼帶』是當地人民扎褲帶用，重一兩，長二尺二寸，寬寸四五。
- (四)：『致豐』一個能紡織的人，平均時間最織五天。

女縣長

蘊輝

——記安塞縣長邵清華同志——

不知是誰向人們傳開了：『咱們安塞縣要來一個女縣長。』於是，老百姓們有些騷動了：『也有女的當上了縣長？』『別的縣長都是男子漢，爲什麼咱們縣上要派一個女縣長？』

女縣長終於來了。她就是邵清華同志。一個從較遠的農村到真武洞來趕集的老鄉，趕到集後，特地灣進徐家灣，去看看這個新來的女縣長，住在縣政府後上的女人們和孩子們，更是常常站在山畔尖，有意無意的在那裏張望。老百姓是這樣的奇着，在共同工作中的同志們，大家也似乎感到有些拘束；和女縣長談話時，帶着比平常較多的客氣，接觸時，總顧忌着怕有什麼不恰當的地方，女縣長也是這樣。這不是人們的見識限制了他們自己，而是在中國的歷史上，這種先例確實是稀有的。然而這已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今天，事情完全改變了。

當邵清華同志隨着勞軍團從南泥灣歸來，我趕着這個機會同她一道回到安塞去，在途中，我們歇腳在安塞舊城裏，我親眼看到當時開店最早的老客棧主張福有，懇誠、熱烈的張羅着招待她，就盤坐在張福有自家的屋子裏的暖炕上，他們拉起話來：

『我老五有三個驢子，老三和我有四個驢，今年準備留兩個使喚外，其餘的都賣掉，……』當女縣長詢問到張福有的生活狀況時，他喃喃的這樣訴說着。

「爲什麼呢？」邵清華問。

「賣了錢好擴充店，而且家裏人也還顧了上哩！」這是張福有要賣牲口的理由。現在，女縣長替他想辦法了：

「擴充店是好的，但賣牲口不是辦法，以你在這條街上的歷史，還怕挪用不到幾千塊錢？現在，合作社組織運輸隊了，你的牲口加入運輸隊，既省得專人照顧，又發展了營業……」

張福有取下了口銜着的旱烟袋，好像準備着要開始一席隆重的談話似的。他伸出了手掌，搬動着指頭，向女縣長一一申述着：

「參加運輸隊：第一，手頭上的錢不靈活。第二，南區合作社是這樣——人民拿出五千元，合作社出七千元，算本錢時，只以一萬圓計算，賺了紅利對半分——合作社多出兩成本不掙利。」

「是的，南區合作社是這樣，但是，現在我們這裏也是四六入股，對半分紅，」女縣長耐心的向張福有解釋着：「譬如一萬元的股金，合作社入六千，你入四千，紅利對半分，還不是一樣嗎？而且，如果你現在需要用錢的話，還可以先向合作社借用一部份……」張福有家裏的老三進來了。他們倆馬上商量起參加合作社的事情來。這時，女縣長却又在忙着和碟子溝的小學教員談論着遷移校址的事，張福有半途裏插進他們的講話中來，女縣長堅持着爲了全區學生上學的方便，學校應遷到二鄉去，張福有是這樣熱忱地贊助她的意見，顯然的，在照顧了羣衆利益，解決了羣衆切身問題中，她獲得了人們的信任。

炕上坐的人更多了，張福有拿上酒盅來，大家習慣的用雙手互相傳遞的輪流飲着。邵清華同志也毫不例外的從別人手中接過酒盅來，又以同樣方式傳給坐在她下面的人，我看不出她臉上有一點勉強

的表情，談話一直是愉快而無拘束的進行着。臨走時，她再問到張家弟兄，是否準備把牲口加入合作社運輸隊，張福有的回答是：「等李主任（合作社主任）開會回來時，再慢慢地和他商量。」這次，我由安塞回到延安，從合作社主任李鵬舉那裏，知道張福有已經把四個牲口加入了合作社。

在縣政府裏，我看見所有的同志，都是這樣認真而態度自如的工作着。他們互相商討和解決黨政系統內的各種不同性質的工作，邵清華同志，總是以更多的時間，給予來找她談工作的同志，先說定他們自己的意見。在工作中她尊重着大家的意見，然後永遠堅持着上級給予她的一定的方針和任務；去年安塞春耕的動員工作，開始時很困難把老百姓動員起來，後來，建設廳高廳長親自寫了一封指示信到安塞，指出這是由於動員的組織工作做的不夠，邵清華同志除即將這個指示傳達給各級政府的同志外，並親自下鄉檢查與督促工作的完成。由於堅決的執行了高廳長所指示的方針，安塞的春耕動員工作開始雖遇到困難，但終究普遍的展開了。由於堅決執行上級所給予的任務，去年安塞縣的公鹽貸金因為完成最早，而得到邊區建設廳三萬多元的獎金。又一次某旅調防需糧甚急，邊府當即將正在參加邊區參議會的邵清華同志調回，責成她限期完成這個供給任務，她領導着所有縣、區、鄉級幹部，僅在三天之內，籌集部隊當時吃用及隨身帶走的糧食數百石。到現在該旅負責同志，每當談到這件事情時，總是不斷的贊揚道：「……當時能够「兵馬未到，糧草先行」，全賴我們這位女縣長及全縣的工作同志。」

今年邊區的主要任務是經濟建設，邵清華同志說：「過去我自己對經建工作的重視是不夠的，縣裏一般同志恐怕也是這樣，因此，要完成今年的任務，必深入的宣傳，動員和組織，首先在羣衆中——同時也在工作同志中，來一個思想意識上的轉變……」現在我們看見她親自參加區鄉會議傳達高

幹會議的決議和討論，她經心的研究和調查農貸發放的情況及對生產的具體影響，親自安置移民難民，幫助合作社建立運輸隊，並且不放鬆向羣衆宣傳的任何一個機會。這是由於首先要在羣衆中對於經建工作來一個思想意識上的轉變。現在出入於縣長辦公室的，不僅是政府工作同志，而且是運輸隊長，民辦合作社主任等，當他們和縣長談完話出來後，我徵求他們對邵清華同志的意見，他們只有簡單的答覆：『能成』，乾脆的聲調，表示了充分確切的信任。

在農村裏，農民已經不把『女縣長』當作新穎的談話的資料了。只有一些還未見過縣長使婦女們，她們會拉着從縣上回來的人——特別是女同志們，好奇的追問着：『她今年多大了？跟前有娃娃嗎？那裏人？』而且最後總得加上一句：『看人家多成，當縣長了！』在人民中間再也聽不到『爲什麼咱們這縣讓一個女縣長來』的疑問了。我也和縣府的一位同志隨便談到這事——人們對邵縣長再不感到奇怪了，這位同志用着漫不經心的口氣答道：『人們覺得奇怪的，就是因爲她是女的，現在她的工作和男同志一樣，爲什麼還會奇怪呢！』

工作剛開始時，由於對環境、工作、人情的不熟悉，擺在工作前面的障礙是較多的，正如一般人們中所常有的現象一樣，人們互相間的不了解，總會引起些不信任。邵清華同志解決這些困難的唯一方法是『一切從工作出發』。

在我離開安塞的前一夜，邵清華同志向我談到她的工作經驗是：『只要堅決執行上級指示，和傾聽羣衆意見，工作中的問題，一定能够解決。』隨着敘述很多實例作爲證明。她意味深長講述着，我也特別靜心的傾聽它，講的人和聽的人，都似乎感到這是臨別前最珍貴的一份禮物。

「傷兵母親」李桂英

宜琴記

李桂英是蘇中解放區著名的婦女英雄，在去年春天蘇中四分區的羣英大會上，她被評定為一等英雄工作者，如皋縣政府頒分區司令部政治部並贈她以「婦女英雄」和「傷兵母親」的光榮稱號。她是如皋縣人，出身貧農，年青時曾帶人帶小孩，作過收鹽務，結洋綢等生意。廿二年，丈夫病死，她領帶養女且繼子二人過活，歷盡艱苦。一九四三年，鄉婦抗會成立，她被選為小組長，後又被選為副會長，一直忠心耿耿為抗戰服務，創造了許多英雄事蹟。在分區羣英大會上，許多英雄和來賓聽了她所作的極其豐富、生動的報告，都深受感動。下面所發表的即是她的報告中關於拯救傷兵的一部分，從這裏，可以充分地看出這位女英雄堅強的革命精神和對抗日戰士的高度的敬愛。

· 1 · 編者

『將心比心，我派好好的去抬傷兵！』

去年八月半，我在區裏開了五六天會，大會末了一天，馮區長和袁廣文告訴我家裏有事，要我回家去。我心裏有些懷疑，不曉得什麼事情呢。

回到家裏，還沒有到場邊，大嬸子站在我家門口，一看見我，聲音像有點變了：『你出去這些天數，家裏差點兒出事了，你女兒仔兒不好過，一天死過去幾次！』

我身子好像做不住主，渾身抖起來，跨進房，一脚溜到床前，唉！佻兒瘦得像柴棒兒，眼睛半閉着，我心裏像刀割一樣的疼：『佻兒領的人家的不錯，手背上是肉，手心裏也是肉，我總把她當自家養的待，今朝這個樣子，要是有個長短，我也沒得日子過，隨他什呢夢！佻兒死，我也死，佻兒活，我也活，親娘爺老子叫我出去，我也不管。』

燒了茶，找過醫生，半夜過了，戴子全在河北喊起來：『李桂英格！李桂英格！』我心裏有數了，再看看佻兒，實在走不向前，悶了頭，沒有理他。

佻兒聽到外頭有人喊，曉得我又要出去，小嘴撇了下了，沒有說得出話，身子一掬，暈過去了，我頓時心裏亂做一堆，連忙抱到手上，輕輕抹她的胸口，倒了點開水，灌下去，嘴哼了幾聲，才醒過來了。

我的心才平靜了點，陳桂芳又在河北喊我：『李桂英格！李桂英格！你怎格弄相的？』佻兒剛轉機，我怎格丟得，就應付了一句：『馬上來啦！』實在心裏想，今朝打死我，我也不出去。

第三次，區委同志冒翠英又喊了，我心想：『晦氣，事情一定很急，怎格好嘍？』放下佻兒，走出門，隔着河喊：『我佻兒要死，今朝不能去嘍！』冒翠英說：『東陳倒打起了，好幾個帶了花，一個已經犧牲掉，你快拾去。』我立在風頭裏，兩隻腿子只是抖，心像要往下落，我想：『那個人家不是走洗鍋把兒子帶大的？那個人家不歡喜自家佻兒？不是新四軍來打鬼子，佻兒就是帶大，我領着往那塊送？』心一狠，主意定了，家來把佻兒蓋好，她只是哭着喊：『娘格，你不能跑掉呀！我沒帶命格！』

我對她說：『小伙，你乖點，我到河北買藥去。』我揩揩眼淚，披了件衣服，往外就跑，先到前

頭喊醒了大嬌子，請她來照應着伢兒，自己往西直跑。

我走過油坊門口，月亮底下，看見一個血淋淋的戰士死在地上，心裏更加難過起來，兩隻腳做不住主，跑了十幾路，跌了三個筋斗，『哩！這也是人家娘子養的，一不是請得來的，二不是買得來的，那一樁不是爲的我們老百姓，今朝打鬼子，死在露天底下，吃這種淹心的苦，我的伢兒不過不好過，我就恨不得要死，將心比心，我派好好去拾傷兵。』

我和陳桂芳、賂秀英三人一直向西跑，下去二里路的樣子，只聽見傷兵『哎喲』的聲音，前頭抬來了三四個，連忙接了一個來，後頭民兵也趕上了，叫他們接了過去。

我只顧拾，×同志見我拾得氣急，說是：『你歇歇再拾吧！』我說：『歇格？什呢時候！』我生怕萬一後頭送上來，來不及拾。

仗打好，已經早飯時候，傷兵全拾了回來，我忙着去找安排落場，一天不會吃，我也不想吃，走過家旁邊幾次，沒有時間讓我進去。

二十幾個傷兵中，我揀了一個傷勢頂重的，他痛得連話都難說，我坐到他旁邊的門板上，慢慢兒的抱起來，躺在我身上，我一手托住他的頭，一手揉傷口，專揀些有趣的事說給他聽，最後還說：『你們這次帶重花，我差點兒氣得和閻王老兒隔壁（差不多氣死了的意思），你們總是爲的老百姓，下趟鬼子再來時，我們老百姓齊起心來和他拚，我還要捉一個來，把心挖出來炒韭菜你們吃！』傷兵同志都笑了，說：『我們帶了花，老百姓這樣子服侍，下趟打仗一定更出勁！』靠門口的一個還說：『你講講閒話，傷口痛好多啦！』

我總是裝着笑臉對傷兵，實在心裏想哭，又怕挨傷兵看見，更加難過，我想：『不要作孽吧！有

眼淚自家往肚子裏吞。」

醫生來打過針，靜了些，我放手讓他躺着，看看一條褲子，像浸在血水兒裏的，想幫他換掉，傷兵不好意思，我說：「你們這些同志哥，我們把你當弟弟，你們把我當姊姊；總是爲了打鬼子，還有什呢不好意思。」我又怕腳腿上有褲子，包裹傷口不順便，想把褲管兒幫他剪掉，傷兵捨不得，我又說：「婦抗會也是做的打鬼子的工作，下次做條送你！」傷兵挨感動得哭起來，這才肯了，我又幫他換了包裹傷口的血布。

傷兵問我：「你住在那一鄉那一村？叫什麼名字？」我說：「住在李馮鄉冒里村，公婆家姓薛，人家總叫我薛二奶奶，娘家姓李，從參加婦抗會後，才取了個名字，叫李桂英。」他向班長借了支鋼筆，把我的名字寫了下來；我想：「晦氣，才剪了他條褲子，就把我的名字落去了，下趟不要來找我說話！」那曉得他說：「寫下來，死也忘不掉，到那塊，就告訴那塊的婦女。」我說：「同志哥，不用這樣子，這是我們婦女派做的事。」

我服侍他睡下了，跑去幫駱秀英洗血布，才歇手，隔壁屋裏又喊了起來，我溜去一間，傷兵說：「我要屙屎！」我看看樣子，人是一點兒不能動的，那裏還談到起來大便，左想右想，去拿了塊門板，在他旁邊擱起來，和原來的舖一樣高，當中留一點空隔兒，底下放了一個屎馬兒，讓他大便，我問他，「可有得屙了？」他狠聲勃氣的說：「你又不是個獸子，我不過這格大的個肚子，要屙多少？」我想：「也難怪，傷口痛得難過，打我也不問格。」

我蹲下來幫他揩，剛好進來三個挑豬草的女將，駝肩搭背的在門口看，說我爬在地上，像是舐傷兵的屁股，不是我男將，也是交好的，我心有些氣，我這樣做，還來破壞，再一想，我做的事情是對

的呀，我氣什呢鬼，就對她們說：『新四軍是我們大家的男將，是我們大家的老子，一不是請來，二不是買來，他打鬼子，爲的我們老百姓，我們的老子男將還沒得這種本事啦！你們說是我的男將，你們還有半份！』

他們有些難爲情起來，我想她們應派做點事，我拿了一大把血布，請她們洗，她們還好，手指兒淨着血布走了。

下半年，弄了一點薄粥，給傷兵吃，袁廣文來說要往葛家兒搬，傷兵丟了碗，哭着不肯吃，他說：『像我這樣帶重花的，除了李桂英服侍，是不會再活的。』我想，不吃點兒粥，人更加經不起搬，勸他，騙他把粥吃下了，還添了一點兒。

傷兵總在就心，不能離開這塊呀，去了怕的沒得人很好服侍，我心下一切總明白，眼淚熬不住，自己拿絹兒躲在人家家毛坑邊擦眼淚。

幾個民兵拿來了門板，傷兵清楚了，想到像這樣服侍，別的地方少有，總哭得不能講話，從門板上滾到地下來，抓住我的小掛兒哭，我躲又躲不掉，耐也耐不住，跟着哭起來了。

拾走時，我跟在後面，拾到東邊蘿蔔田邊，重傷的一個又哭了，我叫拾的人丟下來，忍住眼淚幫他揩，嘴裏說：『同志哥，不要急，我本想同你們一齊去，但這裏佈置了工作，不能離開。』當時順便買了些饅頭，塞進他的懷裏，叫他留着肚子餓時吃。

轉過身偷偷吩咐抬頭人：『要撥幾個力氣大的。拾重傷的下河上岸過缺口，要撐住門板，不能震動，到那裏後，勸勸婦女，好好服侍，果真沒得人，帶個信給我。』一路回來，心裏想：『千不恨，萬不恨，總是那些死東西——鬼子——該死，下趟再來，我真也跟着去。』

到了家，伢兒的病也更沉重了，看見了我，哇的一聲哭起來了：『娘格，你真的丟了我！』我一想剛才的情形，再看看伢兒還是齊齊整整的一個人，心裏並不像先前那樣亂，安慰着伢兒：『小伙，我家來了，你乖點。』

夜裏，從夢裏醒來，似乎還覺得有一個斷腿的傷兵抱在手裏，蠻重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溜到抬傷兵的那個人家去了，問他：『一路上可安頓的？那邊可有人服侍？』那人說：『就有你們好啦！那邊婦抗會員找不到，沒得那個好好問。』我又不安起來了：『怎格好啦？我對不起我們的同志哥！』心頭又像吊起一塊石頭。

好久後，聽到二連×班長說：『總好了！』我心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

『你胸門口帶的才是重花啦！我這點兒沒事格！』

是在十月裏，那天新四軍又住到李馮鄉的陳家油坊裏來。

第二天大早，滿天黃沙，我一個人坐在門口小凳子上，看看掛在屋角落頭的一籃子花生，想送去慰勞，正打算去燒早飯鍋，伢兒溜家來了，氣喘喘的說：『娘，丁捻「和平軍」下來了，到了蔡家莊！』我挨一嚇，心裏想：『我們這塊地方是「和平軍」的家家兒路（經常下來之意），上越來，東邊冒家大嫂子的衣服挨抄光，氣得會也不去開；自己做的一套新土布衣也挨搶去，這下子又不曉得多少人受害？』曉得隊伍就駐在河北，連忙溜到後頭河邊上，隔河喊道：『喂喂同志哥，一和平軍一來』

啦！你們快點兒。」『有多少人？多少鬼子？』『我不曉得。』『集中！集中！開上去打！』隊伍集中了，我心裏真開心：『這些死傢伙，這下子也碰到機關上來啦！我跟上去，也捉他一個來。』一頭想，一頭朝家溜。

跑到場邊上，我看見南邊十來節田地方，一麻黃，在朝東邊走，西邊大路上，一批人扛了東西向北溜，冒二奶奶拖了個伢兒，斜田過來了，一個老太太一頭跑，一頭還在扣掛子鈕扣兒，薛三老太的枕頭還捧着在手上，遠遠一看，神像抱的個細伢兒。我又溜家去，伢兒在房裏收拾衣裳，我打發他溜到北邊去，再出來時，第一班隊伍已經開走了，我拉起兩條腿，追了上去。

槍聲機槍聲響起來了，黃沙更加揚了起來，只隱約看見八九節田前頭一大堆人在轟動，我更加緊溜，蠻大的樹桿子倒在路旁，我沒有看見，絆着跌了個筋斗，爬起來還沒有伸直腰，就又朝前跑。

耳朵裏只聽見『咯咯』的機槍聲，比連珠砲還要猛得多，再溜下去兩三節田的樣子，東邊西邊一塊塊的門板在朝北邊拾，我曉得不好，又是我們同志哥帶花了，看看自己空的手來，重覆打轉，房門來不及脫，一拉門窩兒挨拉壞了。

我溜到北才刻子（剛才）打轉的地方遠半節田，子彈只顧在頭頂上耳腳邊飛，我看見戰場上張連長帽子掉到後面來了，我拾起來丟過去，他不會看見。兩架機槍攔在兩邊，三四個同志伏着打槍，有的朝前衝，有的朝前爬，子彈只顧『噓噓噓』的在頭上飛。

我倒一點也不害怕，我只想救傷兵。

我看見幾步路前頭河坎裏，一個帶花同志在朝北爬，急忙溜上去問，他把頭拾起來，向我看了下子說：『哦，我帶花了。』我心頭一陣痛，不要說人還是好的，就是死了，我拖也要拖回家去，不讓

那些混賬傢伙（指鬼子）看見我轉身一蹶，大家都在抬着門板朝北跑，沒有個人在旁邊。我相門板，一個人又不好端，又不好抬，再等下去又怕不好，我想了想就把袍子一束，我說：『同志哥，爬在我背上，我來馱。』傷兵又像歡喜，又像疑心的說：『你可馱得動我？』我發急說：『沒事，沒事，船到寒處，人到急處，急的時候有急力咯。』一把馱上，蠻大的個子，很重的，在背上只是朝下滑，我說你咬住我的領子，他一傢伙，連頸項肉也咬住了，我喊痛，才放下來，重新咬了我三條領子。

子彈在頭上飛，我不敢直起腰來，矮下來跑，越是這樣越吃力，我也顧不得死活，只是跑。

狠勁下去了半節田，傷兵忽然放嘴叫起來了：『霉氣，我的槍忘了帶來，丟在那塊了。』我想：『這怎格好嘞？不會繳到這些混賬傢伙的槍，自家的槍反而丟掉了，好不倒霉！』我說：『同志哥，沒說相，你坐一坐，我溜去拿。』傷兵擋住了我說：『子彈猛格，你怎格拿相？』我說：『沒事。』把他慢慢兒的放下來，自己彎了腰，矮下身子打轉，心裏又急，人又吃力，翻第一條河時，我才敢直起腰來，透了口氣。再上岸時，子彈又在頭頂上飛。我一聽見『呼』的聲音，就馬上伏下來朝前爬，爬過了兩個碼頭，再翻第二條河時，才又稍微直起腰來跑，當子彈稍微稀的時候，我拾起頭來朝前蹶，我們隊伍衝上去啦！黃東西在朝後退，我開心煞格啦，今朝一定要打到他烏龜殼去啦！

一共翻過了三條河，爬過三個碼頭，在第三個碼頭上，一根槍躺在那裏，我拿起來就跑，我比得到什呢東西都歡喜，轉過身來往後溜，不會有多點兒路，只聽見『嗤』的一聲，聲音太近了，我身子一側，跌了個筋斗，挨一嚇，怕的人沒得用了，再摸摸頭上的額前，擦了塊皮，頭髮上也燒焦了一塊，我心裏想：『還好，不會打死，就是打死了，爲了救同志哥，爲了拿槍，也是光榮的。』

傷兵瞪着兩隻眼睛朝我看，看見我槍拿回來了，嘻嘻笑笑。

他發覺我額前的傷痕，着急說：『哎喲，你帶花了。』我連忙說：『你胸門口帶的才是重花啦！我這點兒沒事格。』

他胸門口的血，透過棉領褂兒，血還在朝下淌，我想撕塊小襟去塞住傷口，有些捨不得，再一想血這樣子流相，人要沒得命了，我馱家去也不中用，袍子撕掉，家去好補上一塊布；馬上下勁撕，撕不動，拿到嘴裏咬，狠命咬了個缺口，再用手撕，連布和棉花一齊塞住傷口，傷兵看見我這樣子，眼淚水好像要落下來了。

我稍微直起腰來馱他跑下去兩三節田的樣子，碰到了個大水溝兒，我怕大跨一步要震動傷口，就身子一矮，側過兒跨過去，不曉得怎樣的，自己閃了腰，一陣酸痛的厲害，我熬住，一聲不響，心想這點兒應耐住點兒，慢慢朝前挨。

來了三個民兵，扛着板門，我直着嗓子喊，把傷兵擱在門板上，我真是有氣無力了，看看只得三個民兵，又上去補了缺，四個人一齊抬了走。

傷兵抬回來了，我把身上的一條圍裙解下來，蓋在傷兵身上，撐住腰去煮飯，煮了五鍋子飯，送去把大家吃了，腰實在痛得難過，跑家去了。

坐在小凳兒上，我又看見那一籃子花生，倒了一淘籬，想拿去把他們吃，佻兒不曉得怎麼，一見就說：『娘就是做夢好的，你就是新四軍新四軍的，幾下子一倒，點兒花生都倒完了。』我又氣又好笑，拉住她的手說：『小伙，你曉得什麼，不是新四軍來打，今朝木桶裏的兩件衣裳又靠不住了，不曉得怎格說相格，馬上過年了，年還不曉得到那塊去過？』

佻兒笑起來了，掬起小嘴說：『娘，你快點兒過去格！』

厲大娘

怡然

一 一家人

滿山遍野跑着人羣，厲大娘，急忙的朝大山頂爬着，北大路上黃澄澄的隊伍，慢慢的進了莊；不滿兩袋煙的工夫，莊西頭接連起了十來把濃烟大火，厲大娘家被敵人燒了。一家人爬在石頭後面，厲大娘給他大兒子厲勇才，和一兒媳婦一齊淌着眼淚，咬着牙噙着燒心的大火……

衛生所的調濟員孫琳同志，抱着自己才九個月的小女孩——小舉，和厲大娘在一起，勸着：『大娘，都別哭啦！民主政府不會叫咱們老百姓住在露水地裏，辛所長不是那天已經說了嗎？有俺就有您……』

厲大娘的二兒——青抗先的模範隊員厲勇鳳，氣沖沖的跑上來，朝着一家人說，『哭啥！真沒出息，燒了房子咱再蓋新的，血他媽，看他敢再來燒吧！』

這一天的晚上，大家又回到莊裏。

辛所長對大娘說：『……這次鬼子檢哨駐隊伍的地點燒得多，他想叫咱老百姓給八路軍分家，這是鬼子挑撥離間計！……』

「辛所長，你放心吧，俺一時疼「營生」疼「朝」（山東土話傻的的意思）啦，哭了一場，你可別攔在心上，你沒住的房子不是也燒了嗎？管鬼子使啥心眼，天生是他燒的……」厲大娘臉色很平靜的回答。厲大爺叫了一聲：「同志！」接着就說十年前逃「馬子」（土匪），把全家燒的只剩一個豬欄。他又說：「這二年打從咱隊伍來，我才翻過來，把這幾口屋蓋上……」

沒等大爺說完，厲大娘又安慰辛所長：

「等俺再蓋上新屋，俺還叫您來住，咱到老都是一家人。」

站在傍邊的勇鳳，格崩崩的咬着牙，朝南指着罵道：

「血你媽媽，等我參加了老六團，非得揍死幾個鬼子不行！」

從這一天起，駐在南邊坪上的敵人就不斷出來，搶東西，殺人，放火，厲大娘成天拉着孫同志老往山上跑。一歇下來就說：

「不要怕，老孫，有了事爲娘的一定護着你，就算是我的親生閨女。舉，我幫你抱着，您年青的能跑就跑……」

厲大爺在一旁一手摸着鼻子，想起早年闖過關東，就拿定主意說：

「光說是閨女那不行，孫同志不大像個莊戶人，我看還是想個法，先預備好，別到那時候焦急，叫鬼子看破；要是碰上鬼子跑不迭，你就說我自幼把你帶到大連，在那裏成了家，上年秋天才回來看你娘的。」

大娘一聽點了點頭，喜的笑起來，趕忙把孫同志渾身打扮妥妥當當的，轉臉囑咐二兒媳婦說：

「碰上鬼子，我就說你是我的二閨女，你就叫孫同志姐，你都說是來走娘家的，把你娘家就當作

婆家講，到老都不准改口！」

二 掩 護

八月二十六那天早起，坪上出動一千多敵人，來搜大山，被老六團何萬祥英雄連打死好幾十，裏到山上的莊戶人都跑出敵人的虎口；這是躲在山洞裏的大娘親眼看見的，他說：「那時我恨不得搬塊石頭去砸死兩個鬼子，你沒見那些同志們，一個個的都跟小老虎一樣；……」

就在這時候，大娘被一個鑲着銅牙的漢奸，一把拉出山洞來，打了一個巴掌。

「俺是莊戶人。」大娘說。

「都出來！不出來我穿死你們！」鑲銅牙的漢奸在洞口吆喝着。

孫同志，厲二嫂，厲太爺都走出洞來。

「老傢伙！你藏了八路軍沒有？槍放在那裏？」

「那一伙子八路軍不是正和你們打仗嗎？這是俺的兩個閨女，這是孩子他爹。」

鑲銅牙的漢奸用槍托打厲大娘的腰，刺刀直指着她的胸口。厲大娘說：「你行行好，別打俺，俺天生是這莊的老百姓。」

那漢奸轉身把二嫂的頭髮拉開，把孫同志的小髻拉掉又惡狠狠的舉起槍來用刺刀背，照着厲大娘的頭上打，大娘的左腿被打腫起來了，左臉上打出一條血痕。漢奸兇狠狠的笑着說：「這不是八路軍的太太嗎？」

「俺這小孩，去年秋天才從大連來，就是怕您說是八路軍上的，才叫她娘給挽上一個假髻……」
 厲大爺的話還沒說完，大娘就朝他抱怨起來：「前些日子我說送回大連去，你偏要等秋後送，早
 送走還有這場嗎？」

漢奸還是潑頭潑臉的打着大娘，她的頭髮裏往外淌血，雪亮的刺刀尖在她的心口上一閃一閃的，
 漢奸威逼她說：「老傢伙，你不說實話，我馬上穿死你！」

「俺天生是老百姓，你叫到那裏去，俺都敢去，不信，你把俺閨女送到大連吧……」大娘揮着
 手，還要再說下去，孫同志和厲二嫂一齊抱住她哀告似的說：

「您行行好，可別穿死俺娘，俺天生是來看俺娘的。」

那個鑲銅牙的漢奸一把拉過孫同志，「嘩啦」一聲把子彈推上槍膛，對準她，惡狠狠的說：

「你不說實話，我就槍斃你！」

孫同志呆呆的站在槍口前面，兩眼直望著厲大娘。大娘像發瘋一樣，一下撲到她身上，心裏
 想：

「認死也不能捨啦，就是打死，也得在老娘臉前跟老娘一塊！」

突然間，西南山坡上，「咯咯咯咯……」老六團的機關槍像颶風似的打起來，鬼子砲也不響了，
 漢奸都慌慌張張的趕着抓來的老百姓下山，厲勇鳳被趕來了，大娘害怕一家的口供不一樣，急忙朝漢
 奸說：

「俺這一家人都給裹來了，這是俺的二兒，這是他的兩個姐姐……」

「快走！快走！不准說話！」那漢奸嚇的滿臉焦黃出汗，直喊着：「快走！」二嫂看見勇鳳，

就把小學交給孫同志，眼淚從眼角上滾下來，他低低的對娘說：『娘！娘！你別叫老孫喊我妹妹啦……』厲大娘回頭瞅鐵鋼牙的漢奸，狠狠照二嫂身上打了一下：『你「朝」啦，管怎麼也得一口咬到底，改了口供就不是我的兒媳。』

鐵鋼牙的漢奸在後面拚命的喊：

『快走！快走！不准說話！快走！』

厲大爺趁着這陣慌亂溜走了。大娘帶着滿身傷，和他的女兒被壓着往坪上走，半路上漢奸叫厲大娘一個人回去，她捨不得自己的兒媳，更捨不得新認的閨女，鬼子拿刀背瘋狂的打她，漢奸們交頭接耳的議論。

『這不會是假的，看這老太婆的樣子……不會假……』

孫同志傷心的勸着大娘，『娘，你別再跟着啦，俺的死活你別問啦，舉，你抱回去找個人養活着……』

厲大娘把舉接過來抱在懷裏，身子幌了幾下，腳底實在站不住了，她沉重的跌在地下；一個穿皮鞋的鬼子走過來，拚命的踢她，小舉被踢到大路上，敵人飛跑的馬隊踏傷了孩子的頭皮，大娘一掙命把孩子又拉到懷裏，洋馬的笨重的蹄子，撲通撲通的從她跟前踏過去……』

三 拷 問

當天下午，孫同志，厲二嫂都被押在坪上，敵人用嚴刑拷問她們，第一個被拷問的是姓薄的新兒

媳婦。薄大嫂因爲不承認是『八路太太』，被鬼子硬扒得赤裸裸的，然後用竹竿毒打，用開水澆頂，逼她供出那裏有傷兵？『那裏有八路軍的東西？』

但是薄大嫂的回答老是『不知道』三個字。

第二個被拷問的是孫同志，她照着厲大娘的囑咐，對付敵人：

『你的男人姓什麼？』

『姓薄！』

『大連的城牆有多高？』

『有兩個屋高！』

『那裏的老百姓吃什麼？糧食那裏來的？』

『吃包穀和高粱，是發的，大人一頓十二兩，小孩一頓六兩……。』

『你在什麼公司幹活？』

『俺女人家知道什麼，只知道成天抗着洋油筒，洋火箱，出來進去的。』

『……』

鑲銅牙的漢奸舉起竹竿子，又把她毒打了一頓；另一個漢奸說：

『這大概是老百姓，你想想她娘瘋成那個樣子。』接着敵人便開始狡詐的審厲二嫂；

『你快說！剛才那個剪頭髮的是不是八路太太他自己都承認了，你還瞞着作什麼？』

二嫂這時耳門上轟轟的好像還聽見娘在嚴厲的對她說：『改了口供就不是我的兒媳！』她就依着

她的話，壯着膽，對漢奸說：

『您行行好吧，那明明是姐姐才從大連回家的，怎麼能成了八路軍哪；要是她真說了是八路軍，您可別信她，那準是她一時嚇的「朝」啦……』

拷問失敗了，他們被關進西屋裏，鬼子翻譯官又拿來搶來的衣裳和糖餅，去哄騙他們。二嫂跟孫同志都齊聲的說：『俺莊戶人家不敢穿花衣裳。』

翻譯無可奈何的拿文明棍指着他們。大聲嚷着：『你們這些賤女人，不識好歹！皇軍好心慰勞你們，你們都不要。』嚷完就拿着東西走了。

第二天，敵人把抓來的男人放開做苦工，厲鳳勇也被放開！他看見買醫生綁在棚子裏，撈不着飯吃，就每天偷鍋，送水給他；又聽見二嫂在西屋裏哭，他像發誓似的給買醫生說：

『血他親媽媽，我要是出去，不參加老六團，不是俺娘養的。』

四 『總算盡了娘的一點心意』

到二十九日，天晴明，厲大娘的兒女們一齊由孫同志領着逃回她的臉前，大家一見都歡喜的淌出眼淚，七嘴八舌的朝大娘報告她怎翻牆逃跑，敵人怎樣拷問她們……。

大娘從病床上坐起來，興奮的忘記了身上的傷痛說：

『這總算魚幫水幫魚的盡了爲娘的一點心意，救出咱們八路軍的兩條命……』。

他長噓了一口氣。又接着對孫同志說：

『老孫』，別說您在俺家住了這些日子，成天幫俺忙，和一家人一樣，就是不管他從那裏來的，

儘管俺不認識，只要他是八路軍，一頭闖到我懷裏，那我也護着他；老孫，您想想，咱們莊人現今不
是靠着你們共產黨八路軍過日子嗎？……。」

碑

胡正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

在披着露珠的叢草中，在羊腸山徑上，年紀大約二十歲，像村姑似的凌前英，挽着一個小籃，向山下走着。

山下面，是平曠着的晉中唯一的一塊大平原，汾河，在中間似一條受傷的長蟲，蜿蜒地蠕動着。

她走下山來，便又鑽入到高梁和穀苗間的道路，向着劉村走去。

她是來往於劉村附近，做婦救工作的區級幹部，她的裝束，和普通平川裏的婦女一樣：白洋布上衣和陰丹士林布褲子，她把那些紙單文件巧妙地藏在身上，並且還摘了些豆角，放在挽着的小籃裏，真就像是一個農婦從田裏摘了豆角回家一樣。

劉村是靠近汾河，離縣城二十幾里的一個小鎮，自從敵人佔了縣城以後，劉村便變爲游擊區了；敵人經常的來去，暗地裏却也有我們的組織。

現在劉村確是荒僻得多了，清晨，連鷄叫也聽不到了。

柱兒媽把柱兒從炕上拉起來。

『起來，給你爸爸送飯去！』

柱兒揉了揉還未睡醒的眼，不高興地擔起米湯和蒸饅，慢吞吞地走出大門。

柱兒今年才十四歲，柱兒媽是一個近三十歲的農婦，本村裏的村婦救秘書。她和凌前英在工作中發生了友情，總是姐妹相稱的。現在，凌前英來了。

柱兒媽盛了滿滿的一碗米湯，拿出些過秋節時的月餅來放在凌前英面前，便到村裏去召集會員去了。

會員們斷斷續續地來了。

一位四十多歲的拐着左腳的老太婆——那是今春裏敵人來，她沒有跑脫，被敵人用槍托打壞的——讓她孫子兔兒扶着，一步一拐地來了，進屋後，又叫兔兒到大門外去瞭哨。

『噢，前英，你一打早來的？今晌午可是要到我家裏吃飯去啊！』拐腳婆婆笑的眼眯眯地。

『看嬌嬌的腳，還沒有好清吧？』凌前英扶她坐在炕上。

『我這算什麼咧，看你，成天價跑上山跑下川的……』拐腳婆婆又要誇揚凌前英了。

在柱兒家後院的一間角屋裏，婦救會一個秘密的動員會開始了，會員們都團聚在炕上，側着頭，在聽着凌前英的講話。

當凌前英講到要她們勸家裏早秋收早往山上送糧食的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把眼睛盯着張四嫂。

『張四嫂，我看你家個男人的腦筋可頑固咧，一個小氣鬼，年時死也不往山上給咱們縣政府送糧，一點也不前進，你回去可是要好好地開導開導他啊！』拐腳婆婆很正經地說。

「哼！他再要那樣下去，我就不跟他啦，」張四嫂十分懊惱自己已有這樣一個窩囊的不爭氣的丈夫。

接着他們都又回過頭來，聽着凌前英在講：每人要捐做鞋子，幫助山上軍隊保護秋收，尤其還要和石橋村婦救會競賽，這，劉村的婦女是不甘落人後的。

「我做兩對。」

「我交三對。」

「我叫我兒媳婦也做兩對，」拐腳婆婆總是要比別人起勁些。「叫她打兩對新布底，納的耐耐的。」

凌前英拿出冊子來，登記着各人出的數目。突然送飯去的柱兒飛似的跑進來，氣喘得像急吹的風箱，他用袖子抹掉額上淋漓的汗珠，急促地嚷道：

「快跑吧！『黃人』（註一）從前村子裏來啦，聽說『黑狗子』（註二）報告了說有婦救會來咱村裏開會，一下就要包圍了咱村啦！鬼兒，咱們趕緊給後村裏報信去！」急急地拖着門口拐腳婆婆的孫兒，奔向後村去了。

劉村立刻便騷亂起來。

凌前英鎮靜地告訴大家：「不要慌，趕快往邊山上跑，趕不及，就躲在莊稼地裏！」於是，大家便跑出大門，往村外奔跑了。

拐腳婆婆可急得要哭了，該死的孫子鬼兒，也忘記子管他奶奶，就報信去了。

凌前英迅速地把登記冊藏在身上，她不願只管自己跑去，不願這不幸的人，她扶着拐腳婆婆慢慢

地移動着。

拐脚婆婆的心裏越慌越急，越拐不來，凌前英簡直是在拖着她跑，秋天裏，凌前英渾身都淌汗了。

敵人一個小隊已經進村了，走在前面的有四五個人，各持手槍從街心往村西頭走，其中一個是粗魯的豎着兩條濃眉的田中隊長，一個是短矮的有着兩顆凸出的紅眼珠的吉籐隊副，跟着一個翻譯，幾個士兵，以狼似的眼睛，搜索着『婦救會』的人。

拐脚婆婆的脚，像不是她自己的了，麻木腫脹，臉上汗水，匯合着淚珠，前襟上淋濕了一片，耳朵裏響起皮鞋的聲音，心裏一慌，腿一軟，臥倒了，凌前英忙俯身下去攙住她，拐脚婆婆已經像沒有骨頭似的軟癱了，抖擻地強吐出這幾個字：

『前英……趕緊……不要連累……』

『砰！』一顆子彈向着正在跑的凌前英射過去，落在旁邊一棵樹幹上，她急忙往下一蹲，爬着躲進剛收割回來的高粱堆裏。

吉籐隊副大步跑上前去，一個人也沒有了。他那兩隻凸出的紅眼珠，盯着高粱和玉蜀黍堆，右手舉着手槍，左手在搜。高粱的乾葉子，發出沙沙的叫囀。

『喂，找什麼？往前追的！返回再搜！』田中隊長發出命令。

吉籐隊副只好給這個麥場記了個記號，便跟着向前走了。

高粱桿堆裏面，在屏住呼吸的凌前英，這時才把那口氣鬆下來，輕輕地把高粱桿掀開一條縫，敵人已遠看不到了，她像是一隻受了驚的貓，鑽出來，飛開脚步，便向着村外跑去。汗水將短髮粘在腦

額上，她疲乏地躺在一個豆角架底下，喘着氣。

『怎麼我竟朝着和邊山相反的方向跑來了呢？到汾河邊碰敵人去嗎？』她平心靜氣地環顧着四週，立刻她心又慌了。於是立起身來，想再往山上跑，但路已經被敵人隔斷了。只得待黑夜再衝過去，於是她便走進近處一家菜園裏去，忽然有一隻垂着尾巴的黑狗，直向她撲來，『汪汪』地吠叫，她不去理牠，便走進房子裏去，那隻討厭的黑狗仍在房門外朝着房裏不倦地吠叫。

這是一個農家屋子，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凌前英困倦躺在炕上，把炕上的破草團往頭下一塞，輕鬆地噓着長氣。

有時，她又想到那可憐的拐腳婆婆……

田中隊長和吉籐隊副已追到村東頭，佈置好隊伍，包圍起村子，在進行搜索了。

他又在使勁地翻搜着場裏的高粱桿和玉蜀黍堆，但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突然，他發現了逃跑的痕跡：在麥場東面，營凌前英鑽出以後，帶着滿身的乾黃的高粱碎葉子，隨着她跑而散落下來成爲一條線。

『但是又往那裏去呢？』碎葉子的痕跡漸漸沒有了。

隱約地，有狗咬的聲音傳過來，吉籐走向狗咬的方向。

一隻黑狗朝着屋子裏吠叫，吉籐想：『妙！』

但當吉籐要走向屋子裏去的時候，那裏黑狗却朝着這新來的『黃人』直撲過來。

凌前英猛然像從夢中驚醒似的跳起來，從破窗紙縫裏望出去，是一個敵兵軍官，她頓時心曠神怡地跳起來，但外面是不能跑出去的，她跳下炕來，側身躲進一個衣櫃的後面。

吉籐撥動槍機，跟着是一聲慘叫，狗倒在地。

凌前英更緊地挨着衣櫃，趕忙拿起了一塊水缸的破片，使勁地捏緊着它。

一進屋子，吉籐意外地一楞，仔細的看看屋裏的一切；他把笨筥翻了一個身，把桌子的抽屜都拉開來，又去把衣櫥裏所有的破爛的東西都翻出來……

凌前英在櫃後拚命的控制着兩葉肺部的起合，咬緊着牙，發出堅強不移的光彩，盯着前面——那將要到來的命運的鬭爭。

吉籐一找到櫃後來，凌前英猛然地，拚着全身的力量，將那塊破缸片向着吉籐的頭部摔過去，緊隨着，凌前英又一步跳到被打昏倒了的吉籐的身旁，奪出他手裏那支手槍，便朝着他的頭部放了一槍，吉籐像是剛才被打死的那隻黑狗一樣地躺在那兒，頭，像一個腐爛了的西瓜。

凌前英跑出門外，忽然門外有幾個開槍聲而來的敵兵，她忙轉過頭去，順着房子後面飛跑。後面五六個敵兵看到是一個携槍的「婦救會」，於是都起勁地追趕着。

她聽到後面追來的脚步聲了，右手回過來便朝後面放了兩槍，當再用勁撥動槍機時，槍噤了，沒有了子彈了，她突然像沒有了支持的生命一樣的慌虛。

後面追的敵人停了一下，但經驗立刻告訴他們槍噤的聲音，於是他們就像是一羣狼在追一隻兔子那樣地。

前面是橫着的悠悠不息的汾水，後面的敵兵追到河岸了，絕路了。

「我能被俘嗎？中國人，中國的女子和敵人是永遠不能在一起的，爲了祖國的光榮，我寧死在祖國的大地上，投入家鄉的河流……」

就在這瞬間，她站立在河岸上，向着祖國的原野，和那莊偉的呂梁山，投了依戀的一瞥，右手緊握着敵人那支手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緊咬着牙根，向着水裏一撲……

兩個月過後，冬天了。

汾河結了冰，敵人走了，劉村的婦救會，在柱兒家裏開了一個秘密的追悼會，她們用紙糊了一個凌前英的靈位，並買了許多點心，梨，栗等祭品之類，拐腳婆婆和張四嫂她們，做了許多紙衣服，紙花，紙元寶……拐腳婆婆在追悼會上用手帕掩住臉，哭得手帕全都濕了。

會上商量定了大家捐錢，給凌前英秘密地立一個碑，拐腳婆婆願意拿出自己的首飾，捐很多的錢，立一個很大的青石碑。

不久，就在凌前英跳水的那個地方，立起了很大的一座碑。

碑是呂梁山脈的青石，它永遠不朽地，堅實的立着。

註一：「黃人」是當地老百姓對敵人之俗稱。

註二：即當地漢奸式的偽警。

馬老太太

愈爲人民所愛戴的，便愈爲敵人所痛恨，馬本齋同志和回民支隊的活動，在敵人心裏引起了卑惡的忿怒，企圖以武力消滅回民支隊，而回民支隊反而壯大了；企圖以挑撥回漢民族感情來瓦解回民支隊，而回民支隊與八路軍團結更堅強了。於是敵人以最殘忍的手段來陷害本齋同志的親屬，自從馬本齋同志和他的弟弟參加抗戰以後，敵人便將他的全部由自己半生辛勤所添置起來的房屋付之一炬，迫使他全家分散，寄居親屬家度日。一九四一年秋天，敵人藉着無恥漢奸的幫助，竟陷害了風燭殘年的馬老太太：

八月五日早晨，敵人包圍了河間辛莊村，按照漢奸所指引的路線，奔向一所土房子的後院，——這是堅持冀中平原游擊戰爭的回民支隊長馬本齋的家室。可是當獸軍撲進去的時候，才深深的失望了，這時他們才感覺到全院已空無所有，全村是沉寂無聲，竟然不能發現一個人的影子。

野獸們咆哮起來，以層層密密的網狀的行列，向高粱地搜捕。在村逃出去的老百姓，又被趕回來，這一羣被捕獲者，都擁集在村子西北面的清真寺的門前，馬老太太（馬本齋的母親）也在這一羣裏面。所有被拘禁的人都暗自推測着：鬼子和漢奸到底要幹些甚麼呢？

一個漢奸出來替鬼子講話了：『鄉親們，把你們找回來，是爲了請馬老太太到城裏去，只要你們

說出他在那裏，就放你們回家去。」這些話，揭開了迷糊的網膜。

全場人的心在跳動着，幾百隻眼睛躲開對馬老太太的視線，他們想到馬老太太六時的仁愛，直爽，勤儉持家，樂善好施的好處，他們明白伊斯蘭教徒危難中的氣節，以致沒有一個人願意出賣她！

「她在那邊屋子裏沒有出來。」年青的馬巨支吾着說。他是她的鄰居。

「放你的屁，老子早去看過了。」這個醜惡的人（漢奸）一面對馬巨怒罵着，一面又詔笑的對日本小隊長咕囁着。小隊長立刻暴跳起來，舞起指揮刀，指着馬巨。立刻日本兵和翻譯官同時走到馬巨面前，刺刀發出威逼的寒光，可是馬巨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小隊長又第二次舞起指揮刀，鬼子和偽軍跟着現出猙獰的面目，皮鞭，木棍和槍柄子，暴雨似的落在馬巨和其他幾個老鄉的頭上和身上，馬巨暈過去了，其他幾個老婦人和小孩也被打得頭破血流，倒地亂滾。

此時老鄉們把老太太更緊地夾在人羣裏。

敵人在馬巨的臉上噴着涼水，這青年人雖然慢慢甦醒過來，仍舊不講一句話，決心迎接那更難堪的迫害。就是其他受刑訊的，也守口如瓶。

突然人羣紛紛哄嚷着：「大老姑你不能去呀！大老姑你不能去呀……」

可是馬老太太已挺身而出了，她正氣凜凜的問：「臭漢奸鬼子，你們是要抓馬木齋的娘嗎？」鬼子一窩蜂擁到她的面前，但很規矩的站着。

她又厲聲的問：「你們不是想抓馬木齋嗎？他是我的兒子他就在河東岸，你們怎麼不到那裏去抓他呢？」這一羣豺狼禽獸被詰問得面紅耳赤。

這時又發生了新的騷動，馬支隊長的妻子，挺身而出，願意代替老年的婆婆去赴難，可是敵人兇狠狠的推開了她。

終於幾個漢奸扶着馬老太太登上小車，走向不遠的張家橋，從張家橋坐汽車到獻縣，由獻縣再到河間。

『皇軍』聯隊長向偽縣長傳受了誘脅的機要。

馬老太太被優待着，住在一所離開偽縣府不遠的漂亮的房子裏。

她所認識的士紳桐萬城來向他進言：『你給馬本齋寫信，要他到日本軍來做官，加官進祿。』馬老太太不屑一顧的閉着眼睛。桐萬城幾次的敬上佳餐，幾次的被她摔在地上，她發出絕食的誓言：『我是中國人，我絕不吃漢奸鬼子的飯，願意餓死。』

第二天，她的二妹從很遠的地方來看他，帶來一些食品，又被她嚴詞拒絕了。她向妹妹說：『我住在這漢奸城裏，倒不如餓死了的好，死了，我的兒子和親戚都不再掛念我了。』

從此，她滴水不進，意志如鋼。

第七天，偽縣長恭恭敬敬的跑進來，一個日本大佐鬼鬼祟祟的躲在窗外窺聽着，偽縣長首先同她說了一番恭維話，可是她睡在炕上緊合着雙眼，似乎睡熟了，偽縣長知道這是假睡。他就勉強打起精神，無趣的說：『你的兒子假如能到這裏來，聯隊長已經答應給他更大的官做，只要你一句話就行。』

她被激怒了，一翻身坐起來，指着偽縣長的臉，大聲的說：『告訴你，我生養的孩子是中國人，他參加的是八路軍，從來不知道有投降兩字，他現在帶着隊伍在子牙河東，他的三弟也在那裏，你對

日本人說，有本事就同他打，我，死也不寫信投降。」

僞縣長覺得很難動搖這如山的意志，只好改變話題：「老太太的兒子的事，我們以後再談吧，可是你得吃飯呀！」

她不理他，因為她已經有了打算：「我少吃一頓飯，就會早死一天，我的兒子也少掛念我一天，讓他能專心一意打日本。」

僞縣長默默的看着老太太，一會兒便無聊的走了。

三天以後的晚上，馬老太太親戚哈九來作最後的進言；她爲着塞住哈九的嘴，就先發制人的對他說：「哈九，你來很好，請你告訴馬本齋好好幹吧，她媽媽已不中用了。」

「大老姑好好的養病吧，你死不了」，哈九說。可是她的聲音漸漸的衰弱了，呢喃着：「設法去抓馬本齋，抓他媽媽，可是他媽也像馬本齋，不是好欺負的呀！」

馬老太太臉上忽然增加了一層紅暈，喉嚨裏吐出兩口紫黑色的血餅，她慢慢的閉了眼睛。



中國新型女英雄

1947年12月初版 佳. 500

定價：350元